

中国作家与鲁迅

中國作家與魯迅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執筆者	茅盾	景宋	巴金等
編輯者	學	習	出版社
發行者	學	習	出版社
總經售	文	獻	出版社

每冊實價

(外埠酌加寄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初版

K1—5000

# 目次

茅盾：	寫在悲痛中……………	(四)
巴金：	一點不能忘却的記憶……………	(六)
郭沫若：	墜落了一個巨星……………	(十二)
王統照：	噩耗……………	(十六)
景宋：	片斷的記述……………	(十九)
黃源：	魯迅先生……………	(二五)
洪深：	後死者的責任……………	(四一)
陳子展：	我們所以哀悼魯迅先生……………	(四二)
鄭伯奇：	最後的會面……………	(四五)
張天翼：	哀悼魯迅先生……………	(五〇)
征農：	紀念中的魯迅先生……………	(五六)

- 徐懋庸：魯迅先生又有一比……………(六五)
- 黎烈文：一個不倦的工作者……………(六六)
- 王魯彥：活在人類心裏……………(六九)
- 鄭振鐸：永在的溫情……………(七二)
- 白危：記魯迅……………(八一)
- 郁達夫：懷魯迅……………(八九)
- 胡愈之：魯迅——民族革命的偉大門士……………(九一)
- 林煥平：巴比塞 高爾基 魯迅……………(九五)
- 傅東華：悼魯迅先生……………(一〇〇)
- 林淡秋：難言的隱痛……………(一〇五)
- 許欽文：魯迅先生與新書業……………(一〇七)
- 劉羣：紀念青年的導師魯迅先生……………(一一〇)
- 蔡元培：記魯迅先生軼事……………(一一七)
- 雁月：偉大的民衆祭……………(一一九)
- 附錄：

魯迅先生傳略……………( )



建菴刻



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  
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魯迅

# 寫於悲痛中

茅盾

十九日下午三時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給我的急電，報告魯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靂！我不能相信！雙十節下午我到上海大戲院去看蘇聯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着魯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們坐在一處，談了好多話。雙十節離十九不過八天，我怎麼能够相信會出了這樣大的亂子！

然而電文上明明寫着「周已故」，這「周」不是「大先生」還有那個？不是他還有那一個「周」能使我發急電來促我速歸？

然而我却因為痔瘡發作，臥在牀上動不得。我恨極了這一次忙裏偷閒的旅行！我發了個回電。仍舊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够勉強就道，夜裏我躺在牀上，回憶着雙十節和魯迅先生在上海大戲院裏的談話，又回憶着十月二號（或三號）我和G君到魯迅先生家裏給他拍照那一個下午的談話，又痛苦地猜想這次的「晴天霹靂」的來由。憑那兩次最後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魯迅先生會突然於十九日逝世，雖然和G君去訪他那一次回來時G君在車中對我說：『今天看見魯迅的面色和精神比



我理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遷客地療養，總是危險」。我又記起史沫特萊女士在八月初離上海去滬時，也對我說：「他此時雖然好的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轉地療養！那位美國專家說過：如果仍住在那房子裏，他過不了夏！我們一定要使他趕快轉地療養！他自己總說不要緊，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樂觀的呵！」八月中旬，魯迅先生揀定了轉地療養的地點是日本鎌倉。可是後來又不果行。夏天却已過去了。九月中我晤見他，他說著天已過，索性再過幾時，或者到香港去換換空氣。誰知道十月中旬忽然這晴天霹靂！現在回想起來，我們若能把轉地療養這問題很早布置的安貼，則魯迅先生不至於因事實上的一些困難而遷延了這三個月的工夫，我們太不負責，我們這罪不能寬饒！我們太不中用了！

十九日一夜在這樣悲痛回憶中過去，二十清晨我跳起來決定乘早班船再轉火車，可是痔痛如割，剛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沒有法子瞻仰最後一次的遺容了！

「中國只有一個魯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幾個魯迅，魯迅是太可寶貴了！」——這是G君在十月二日和我去訪魯迅先生後回來時的語。但是，但是我們太不寶貴魯迅了，我們沒有用盡方法去和魯迅的靈魂鬥爭，我們只讓他獨自和病魔掙扎，我們甚至還添了他病中精神上的不快！中國人的我們愧對那幾位寶貴魯迅先生的外國朋友！

## 一點不能忘却的記憶

巴金

在萬國殯儀館裏面我和一些年紀差不多的朋友過了四天興奮的，又是嚴肅的日子。我從沒有像這樣地被感動過。靈堂中靜靜地躺着一個老人，每天從早到晚，許許多多的人，一個一個地或者五六個人一排地到這里來向着他致最深的敬禮。我站在旁邊，我的眼睛把這一切都看了進去。

一個禿頂的老人剛走進來站了一下，忽然埋下頭低聲啜泣了。另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已經走出了靈堂，却還把頭伸進帷幔裏面來，紅着眼圈哀求道：「讓我再看一下罷，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靈堂裏燈光是不够明亮的。一羣小學生恭敬地排成前後兩列，一齊抬起頭，癡呆地望着那一張放大的照片。沒有一個人說話。空氣是十分嚴肅的。忽然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埋下頭鞠躬了，其餘的人馬上都低下頭來，有的在第三次的鞠躬以後，還留戀地把他們的頭顱顫動着。孩子們的

心是最真摯的。他們知道如今失掉一個愛護他們的友人了。「救救孩子」，我的耳邊還彷彿響着那個老人的聲音。

我所認識的一個雜誌社的工友意外地來了。他紅着臉長怯地在廳堂的一角站了片刻，孩子似地恭恭敬敬行了三個禮，然後悄悄地走開了。

兩個穿和服的太太低着頭，閉着眼睛默默取合掌禱告了一會，當我給她們拉帷幔的時候，我瞥見了他們的滿是淚痕的臉。過後在帷幔外面響起了悲痛的哭聲。

我的耳朵不會誤，聽的像這樣的哭聲我每天至少總要聽到幾次。我的眼淚也常常被牠引了出來。

我的眼睛也不會被欺騙的。我看見了穿着粗布短衫的勞動者，我看見了抱着課本的男女學生，我也看見了綠衣的郵差，黃衣的童子軍，有小商人，小店員以及國籍不同，階級不同，職業不同，信仰不同的，各種各類的人。在這無數不同的臉龐上我還看見了一種相同的悲戚的表情。這一切的人都是被這一顆心從遠近的地方牽引到這星來的。

在這些時候我常常想：這個被我們大家敬愛着的老人，他真的就死去了？我不能夠相信。但是這些悲戚的面容，這些哀痛的哭泣却明白地告訴我。這個老人決不會再坐起來，帶着溫和的笑

容對我們高談闊論了。

二十一日的夜晚，已經過了十一點鐘。我和幾個朋友預備動身回家，靈堂裏十分靜寂。我和一個朋友走到靈柩前面，靜靜地站立了四五分鐘的光景。我借着黯黯的燈光，透過了那玻璃柩蓋，巍巍地望著我們所熟習的那張臉，眼睛緊緊閉着，嘴也緊緊閉着。一種溫和的表情籠罩在這臉上。沒有一點死的恐怖。彷彿這個老人就落在深沈的睡眠裏。在這四週都是鮮花紮成的花圈和花籃，晚香玉的濃郁的香氣一股一股地沁入我的心胸。我不禁想着：這難道不是夢？我又想：倘使這個老人一翻身起來呢？

但是一個沉重的聲音在我的心上叫起來：死了的不能夠復活了。

死者的遺體走了這天下午入殮的，我跟着許多朋友行了禮過後，站在人羣中，等着遺體入殮。前面一片黑幕刺痛着我的心。我忍受不下去，含了眼淚回過頭來，無意地看見那頗長的朋友紅著眼睛伸出手拼命在另一個朋友的肩膀上抓。我半年因為某一件事情還寫過文章攻擊這個朋友，但這時看見他心裏難過，我的心也更加難受了。在這一刻滿屋子人的心那是相同的，都帶着一樣東西，這就是——死者的紀念。

出來的日子我和一個朋友早晨七點半鐘到了殯儀館。這時殯儀堂裏也是靜寂的。別的朋友

忙在外面做事情。我一個人繞着靈柩走了一周，以後又站了片刻。我的眼前彷彿是那附國中舊和的面頰，空氣裏依舊瀰漫着濃郁的晚香玉的芬芳。我禁不住又一次想起來：這也許是夢罷，倘使真的坐起來吧？

這並不是夢，我們大家所敬愛的導師，這十年來我曠曙地崇拜着的一個老人永遠離開我們而去了。旁邊花圈上一條白綢帶寫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我心上的缺口却是永不能被填補的了。

我不能够這樣地久站下去了。瞻仰遺容的人開始接連地來。有的甚至是從遠方特地趕來看他們所敬愛的人。最初的也就是最後的一面的。「讓我們多看幾眼罷」，當我拉帷幔的時候，常常有人用眼睛這樣地懇求。但地方是這樣狹小，後面等着的人又有那麼一長列，別的朋友也在催促。我們怎樣能够使每個人都多看他幾眼呢。在這里的短短的一瞥裏，那無數的是深切地感到他們們損失了。

下午兩點鐘靈柩離開了殯儀館。送殯的行列是異常有秩序的。許多人悲痛地唱着挽歌。此外便是嚴肅的沈默。到了墓地，舉行了儀式以後，有三四個抬起了靈柩，那個剛剛在紀念堂上讀了哀詞的朋友，突然從人叢中跑來，把他的手掌也放在靈柩上面，這情形把我也深深的感動了。我

想至少在這一會兒所有的心靈被纏在這靈柩中的老人聯結在了一起的。

靈柩上覆蓋着一幅白布，這是民衆代表獻給死者的。上面有三個大字：「民族魂」。在往墓穴去的途中，靈柩是愈來愈重了。那個押柩車來的西洋人跑來感動地用英語問道：「我可以幫忙嗎？」我點了點頭。他默默地把手伸到靈柩下面去。

到了墓穴已經是一晚了，大家把靈柩放下去。一個架子上纏着兩根帶子，靈柩就放在帶子上面。人拉帶子，靈柩緩緩地落下去。我站在旁邊被後面的人擁擠着。暮色蒼茫中，我只看見白底黑字的「民族魂」漸漸地往下沉，等牠們完全停住不動時，人們就把水門汀的墓蓋抬來了。一下子我們就失去了一切。

儀式完畢了，上弦月在天的一角露了出來。沒有燈光。在陰暗中羣衆像潮水似開散去了。……

夜晚十點鐘我回到家裏接到一個朋友的來信，他這樣說：

「……我如若不是功課纏住，很想到殯儀館去弔魯迅先生。人死了，一切都成爲神聖的了。他的人格實在偉大。他的文章實在深刻……」

我今天正午在殯儀館裏見過了寫這信的人。我那時還不知道他寄發了這樣的信。

我的書桌上擺了一本中流，我讀了信後，隨手把這刊物翻開，我見到這樣的一句話，我把牠反覆地唸着：

他的垂老不變的青年的熱情，到死不屈的戰士的精神，將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間。」

# 墜落了一個巨星

郭沫若

流星似的。忽然地，魯迅先生逝世去了。中國文藝慘然地像失了光的一樣。

魯迅病了的消息在六月中旬會一度同高爾基病的消息同時傳來。那時高爾基死了，可是魯迅却征服了病魔，痊愈了，從那時以後，魯迅在他羽翼下的兩三個新出的雜誌上佈起陣營，幾乎是不斷期的揮起他的健筆，使我們非常驚歎；然而僅僅隔四個月，文藝的巨星又墜落了一個；這真是難忍的痛惜。

在現在看來。魯迅最近的文章活動的激烈精神，完全是像太陽要下山時滿天的紅霞。政命的疾風不斷地內蝕他的生命，而他對於病菌健鬥着的情況是可以令人流淚地活躍着的，真有拿着劍倒在戰場上的勇士的風貌。

但是，魯迅是不滅的。他的聲名在中國文藝史上無疑地是和施耐庵，羅貫中，吳敬梓，李卓吾等一齊地，作爲永遠光輝的存在而存在。



中國的近代文藝，由魯迅而喊出吶喊，僅僅在四半世紀裏，突破了歐美諸國和日本所經過的  
二個世代，而達到了世界文壇的最高水準。這完全是由於魯迅一個人的力量。在現在——文化領  
域全世界的地被侵凌着的目前，由魯迅的逝去所招至的損失怕不會是純中國的。由這種損失重大  
大的對照，魯迅的存在價值的重大性才開始明顯地反映了出來。而他生前的坎坷，作爲人生悲劇  
，更加使我們悲痛。中國社會對他的待遇，實在是過於殘酷；譬如就像我這樣的人吧，如果能够  
預知到他的死之將要那樣很快的來臨，我是應該更多呈送些精神的安慰的。

想起魯迅和我的關係，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淡泊。儘管是生在同一國土，同一時代，並且長時  
間地從事於同性質，同傾向的工作，却一次也沒有得到晤面的機會，甚至連沒有一次的通訊。若  
是用舊式的話來形容，魯迅和我始終是「天南地北」的分處着。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我在上海做文藝活動的時候，魯迅在北京。一九二六年他受段祺瑞的壓  
迫，被逐出北京的時候，我在做着廣東大學的文學院長，那時會商同校長聘請魯迅做教授，然而  
待魯迅南下廣東時我已經參加北伐軍出發了。此後魯迅又從廣東回到上海，始終一直做着文章活  
動，我已亡命者之身，寄居於日本。今年常常傳出魯迅要來日本的消息，心裏正期待着這次能可  
以遇到了吧，然而也終於成爲了雲餅了。

就這樣由於人事上的隔離，和地域上的隔離，魯迅和我雖然到底沒能會面，然而我對魯迅總是尊敬着的，是把他當成着精神上的長兄。作爲年青的弟弟的我，對於長兄的叱斥，偶爾發過些孩子脾氣，更會辯過些嘴，倒也是事實。尤其是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之間，同我關係很深的創造社同人們，幸意地沃羅基上和魯迅激烈地論爭過來。然而那次論爭似乎是成爲了魯迅轉換方向的契機，論理應該是可以記念的吧。而一般的人往往以爲我和創造社同人與魯迅素有敵意的，不備作這樣的想，而且在作這樣的宣傳。事實却完全相反。後面的事情想來是可以證明的吧。

阿Q正傳是魯迅的有名的傑作。世界介紹的開始是起自在一九二六年羅曼羅蘭主編的歐羅巴什誌上的譯載。這是誰都知道的事。然而最先介紹的筆的人是誰呢？這人就是同人之一的我的同鄉四川人張隱漁。隱漁是由天主教會養育出來的，精通法文和拉文。一九四二年在上海住着，一面把我的小說成法譯文，一面自己也提過創作的筆，是在創造社刊的物上登載過的。此後，他因翻譯若望·克斯安夫得到羅曼羅蘭的相識，一九二五年末應羅曼羅蘭的招請的。便往法去了。

阿Q正傳的介紹，自然，是隱漁在法國的主要的工作，魯迅以這次的介紹爲緣緣在生前便傳

得了世界的高名，然而不可思議的是隱隱的名字完全爲世間所隱蔽。而且外面還有一種謠傳，說是羅曼羅蘭有信給魯迅，極力稱讚阿Q正傳，信是託創造社轉交的，而被創造社的人們把它沒收了。這就無從無稽的證實，真正更加不可思議的事。

俗語說無風不起浪。使得有這樣的謠言飛騰的。怕也終歸是由於我們的不德所致呢。我們對於魯迅的禮讓，怕一定還沒有充分。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人，在創造社同人裏是最年長的，我的偶爾的鬧孩子脾氣和滑稽，大約也是銷微過虐了一點吧。這種事，假如我早一些覺悟，或是魯迅能再長一些時間，我是會負荆請罪的，如今呢，祇有深深地自責而已。

魯迅的逝去，眞真是像梳篦似的忽如而來。由他的銷燬迅速的逝去，感到殘留者的寂寞，更深刻地感到給我們遺留下的責任的重大。關於魯迅的生涯，性格，思想，藝術的全面檢討；和他生前功績的正確的評價，不久一定有適當的人慎重地完成出來。但由魯迅的有光輝的業績所帶來的中國文藝的效果和品位，應該怎樣去繼續，保持，發展，這對於我們後死者實在是一項過重的負擔。中國文藝，是不好讓它和魯迅一同逝去的。魯迅已經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榜樣。拿着劍個在戰場上吧！以這樣的態度努力工作下去，怕才是紀念魯迅的最好的道路。

魯迅逝世的第四天。北平譯自「東京新報」(本文經原作者親自修改。)

魯迅先生逝世週年紀念。王統照先生撰。——（本文轉載自《魯迅先生逝世週年紀念》）

## 噩耗

王統照

▲ 落四個月正，高爾基逝世之後魯迅先生雖然也只世長壽。（高爾基死於六月十八日魯迅先生是十月十九日早去世。）這消息大得人驚訝了！因為，其間他的初曾經有過很危險的時期，竟能安然度過這些日子並無特別的傳聞，而且在一星期前我曾與他在北四川路匆匆相遇，談過幾句話，面容只是黃瘦，不像病人，語音還是那樣清勁，想不到纔隔幾日便在今日清晨「撒手人間！」

誰聽到這個噩耗不驚訝，哀悼，這並不只限於文藝界而同人。

魯迅先生於今可謂「蓋棺論定」了。關於他的思想，學問，文學上的造就，將來自有許多著作詳盡的敘述，現在只就個人所感，略寫數語：

魯迅先生是戰士，是不服氣的作者，是更深而行動的人，是不避艱苦的播種者。綜其一生，即除却文藝的成就不論，已令人歎服其個性之強，鬥光之銳，見事用思之「極詳入良」。如果

他不從事於文藝的活動，作別種事業，我相信也能獨闢蹊徑，有與一般人不同之處。

平庸，樸樸，將就，對付，是中國人對一切的態度，無所又無所不可，過了今日等明日，由種種因襲的傳統觀念養成這個民族的老態。放一把野火，斷一團亂絲，是就是，非就非，愛成真愛，憎即真憎。爽快銳利。不在兩可之間浮游；不向是否中敷衍，試問我們這民族到現在還有這份精神否？魯迅先生早已善於動火氣著名於文藝界中，也許會有人抓住這一點批評他，但依我起，這正是魯迅先生的特長。如果在世界上都能對付得四平八穩，無所可否，永遠是『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的態度，只不湊會圓滑而已，以曾促成大眾的進步求有朝氣，絕不是這般中庸主義者可能為力的。

不願意，不打算盤，如何見便如何說，這不是一個確能認真，有剛氣的人辦不到。  
魯迅先生的為人，寫文字，以及他的精神都可用這廣極通俗的幾句話作代表。

處於多少年來麻木，癱瘓，會計算，講對付的中國民族的今日，社會與個人都需要這樣健強不息的精神作治病的峻利之劑，而魯迅先生便是一個最能投以猛劑的好醫生。

但我們的病苦還在延延着而有能力有定識的好醫生先自去了！只敢這一點上想使我們發生如

何的感激！

何況國難至此，風靡日甚在思想界中正需要有健者作原野的提示，便我們這遑遑震盪的民衆更添上些掙扎，要奮鬥的生力，誰能替是先生不是一個這樣的領導者？

然而合在此時魯迅先生病故的耗已傳遍了全中國與世界！

這豈止是中國文藝界的重失損失，懷念着這多難的國家，麻木的民族，使一個有心人聽到這噩耗能不發生「四顧蒼茫」之感！

十月十九日夜半。

## 片斷的記述

景宋

魯迅先生平常舉動和談話，有許多精到的地方，我想：隨時把可記錄的摘要出來，久而久之，把這種材料選擇編輯一下，或者也可使人對於他的文字有更清楚的瞭解。可惜記錄了不幾天，就病了。病中一直沒有功夫繼續記下他的談話，所以這一片段，是很不完備的。而且當初滿以為編輯成帙的，可以由他校正，想不到會要在現時的情況下發表。那麼，不妥之處，自然應當由我負責了。

五月八日

晚間我拿翹筆來預備寫些字，他問我寫什麼，我把意思告訴了。他表示不願意，這我懂得的；他以為不值得如此做。但試一下他又說：「要寫，就寫吧也無妨。」

他這番自己的持重，與其說是爲我的，無非說其爲人，真要對於別人的希望可以滿足，有時

就是極不認識者的通信，他也並不考慮自己的精神而置之不理，如一些名流們一樣。雖然仍有許多人覺得他的信欠詳細或竟不覆，因而招致無聊的不了解的諷刺函件，使他痛心。

他自己的文稿也不愛惜，每一書出版，親筆稿即行棄掉。有時見我把棄掉的保存起來，過一回我就見他把原稿撕碎。又更加以諷刺，說沒有這多的地方好放。其實有許多不大要緊的書，倒堆在那裏，區區文稿會沒有地方放？不過他不願意保留起來就是了。曾經有一次他的「錶」的原稿給竇油炸鬼的人拿來包油炸鬼給買客，剛好那張稿子落在一個朋友手裏，我聽見好幾身上受了刀割那麼痛傷我的心，然而我時常眼巴巴的看他把原稿弄掉，我歪不過他。唉！

今天上午吳先生親自把「死靈魂百圖」精裝本送來。是那麼精緻的一本圖，我們看了都很覺滿意。照目前社會情形，尤其書業情形，是很難做的：購買力薄弱，智識程度低下，但能是不管的。爲了讀者，雖然有時印刷些講究的書籍，因而有人笑他。他的深意却另外存在着。他說：「我的印好書，是爲將來的，別人不注意將來。所以就沒有把現在的東西好好保存起來留給將來的人做糧食的心意。那裏是爲滿足我自己。」

每一種新出版物到手時的高興，是沒法子形容的。吳先生一走，就興匆匆地一本一本包起來，要幾位朋友們趕快收到。這種替人設想的一種無我心情，我是時常體會到的。他的精神感動了



我，自然不覺得他在給「包裹紙哪，綢哪，藍布哪」等，共同把書包愛起來，眼睜着一包包的書信在後面，這纔算「有樣有樣」的日子。

這種包裹紙的工序，雖是「別人」較自己省力，然而他是不肯的。非如此做他不覺得滿意。並且時常說：做這種事是我的休息。真的，他從沒有好好休息過，總是手，口，腦輪流的使用。每當嚼談天時，手算休息了；執筆寫字時，手腦並用，口休息了；此外，斜靠在躺椅上，不是左不嘗就是在那裏構思。有時我問：他磨練成機器一樣了。別人看得實在太苦了，而他並不在意。自然管理機器也是第一要緊的事，不問要扣去牠的生產力的，但至今沒有好好地修理一下，真令人難過。

五月十日

下午黎先生來，談起有些刊物要求老作家每期投稿之類。他以為：

(一) 每種刊物應有其個性，不必雷同。目前各種刊物，總是遣幾個人投稿，是不好的。

(二) 新產生一刊物，由老作家稍加贊助一下，三兩期後，便能自己辦起來，像「譯文」初時情形一樣，那是對。如每期都需要贊助，好像背着一個人走鋼架，不但走不動，而且有害。

## 窮人跌下的危險。

(三) 對刊物應多量吸收作家，範圍要放大，不可老在幾個人身上，否則要拖死的。

臧閣和C先生談話，說起「中國將來如要往新的方向走，必和老的燒掉，從灰裏生新的萌芽出來。」更加重說：「老的非燒掉不可。」他是對「舊的」深惡。愛惜地割棄的，這是他執着不放鬆的確信。他太愛新生的進步產物，同時更太討厭舊有的污穢。

他又說：「中國所謂沒有出路，不是和大多數人着想，他是爲自己沒有出路而嘆。譬如爲郵人等之找出路就是這樣。」

五月十一日

臧C先生談起中國人的極端性。他說：「中國人對於某人的觀察，因其偶有錯誤，缺點，就把他的一切言語行動全盤推翻，譬如有人提出商榷基一點積慮，就連高氏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孫傳芳晚年吻素，人們就把他的殺人暴行，都給以原諒了。」

談起小孩子的難對付。他(小孩)知識稍爲有一點，首先問：天上所有什麼東西？答說空氣。再問空氣之外有什麼東西……看見了桃子，問那裏來的？說核裏出來的。又問沒有核的時候，

最早最早，桃子是甚麼東西生出來的？第一個是哲學問題。第二個是物種原始論。這種題目到如今還答不出來，而小孩子首先注意到。怪不得野蠻人要歸之於神，大概是無可解答時的答覆呀。

他以為中國人寫文章較別國難，因為中國文字實在太不適用。所以寫作時幾乎個個字在創造出來。如果要照文法第幾條，那不可能問，却要自己做新的文法來。外國字則每個字有單獨意義，中國是答不出來的，有時加上形容字，也覺得不妥當。

對於中國人做事情的沒有持久性，他也很不以為然的。他說：「中國沒有肯下死功夫的人。無論什麼事，如果繼續收集材料，積之十年，總可成一羣學者。即如隨便而做小的舊有花紙之收集，也可以自測一時的風尚習慣，和社會情形的一般。」

他本身拿文學做武器，和一切惡勢力奮鬥。可事他時常感傷於文學力量的薄弱，不切實，他新學文學從實生活中產生出來，所以對人談到這問題，他就說：「文學以後不能尋他職業。——教書物飯例外，專門學者例外——科學家……無論什麼人，於自己職業之外，若文上有趣味，工於剩餘下的時光，把從實際中來的寫出來，各人經驗不同，表現的當在五派八門。可是向來一般人對於科學算學……不願意努力的，都投向文學這一條路來，或美術上來，這是很不對的。不過藝術情形是畸形的，而近來女工，勞動者，每一篇文章出來，容易引人注意，就因為他們的生活

充實，自然有一種力量存在着。」

談到在上海做文章的人，他有一個很有趣的比譬。他說：「上海文人，各有各的本領，我們不可輕看你，你看見表面上笑嘻嘻，一動不動，靜得很，一點主意，得不出來。我時常想：他們好像非洲White裏的動物，矮樹林裏，看過去極平常，毫不可怕。可是如果直接觸到時，就各有各的本領。」

# 魯迅先生

黃源

十月十九日的清晨，我們還在睡夢中，突然被窸窣輕輕的敲門聲驚醒了過來。我睜開惺忪的曠睛，一看房間裏的光色，知道時候還很早，再看床前的小鐘，也還不到七點。昨夜我們三點後才睡，今天這樣早就有人來敲門，莫非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故？我有些驚異，於是立刻跳下了床，向門邊湊去，一邊問道：

「誰？」

「是我，」門外應了一聲，是聽慣了的女傭的聲音。接着又輕輕地扭了幾下門上的把手。我旋開了門鎖，半開着門，問：

「什麼事？」

「樓下有人要見先生，說是有要緊事。」

這時雨也驚醒了。下了床，走到門邊來問道：

「是像這樣的人？」

「還有甚麼的？」

「我好像聽見，猜不着來的是誰，有什麼事。」

「我隨手把衣服交給手裏說：」

「你下去看看吧。」

我披了衣服，匆匆地跑下樓去。跑到二樓的轉角處，就見樓梯下站着一個穿藏青色學生裝的青年。他這時聽見了樓梯上的急促的腳步聲，轉過身來迎着我。但因樓梯下光線暗淡，我看不清他的面目。

我一跑到樓下，就把他引進客室。他的臉孔好像在哪個地方看見的，但一時想不起那個地方來。那時我也無暇思索，便靠近他身旁，直捷的問道：

「有什麼事？」

他低着頭，便明瞭悲切地說：「魯迅先生死了！」

一聽到這句意外的霹靂似的答語，我好像觸到了電，全身一震，眼前昏黑，一時失去了一切的感覺，木然站着。

「什麼」過了一下，我才定了一定神，吐出了這兩個字。他的話我是聽清楚了，而且確實是一把銳利的尖刀深深地直刺到我的心中。但是我不相信。

「魯迅先生死了！」他依然低着頭，極幽着悲切地說。

「什麼時候死的？」

「今朝五點多鐘。」

我見他手裏拿一張紙，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我忽然轉到另外一個念頭，問道：

「你是從哪裏來的？」

「內山吉房，」接着他僅僅對我說：「汽車在外面等，請你趕快，我們一道走呢。」

「不，你先走，我換了衣服馬上就來。」另一個念頭抓住了我，我猶豫地這樣說。

「好的，我先走，你馬上到他家裏。」

他說着走了，我直奔上樓。兩扇房門口等着我，見我神色異樣，急忙問道：

「什麼事？」

「周先生死了！」

兩扇門這消息驚跳起來，連聲喊着「那怎麼行呢？那怎麼行呢？」牆上是寂寂的熱淚好像一

個忽然緣緣地撒下了的孩子似地，急得纏住我問，跟我進了房間。我竭力抑住了從胸膛滾滾上來的淚水，哭聲，告訴她：

「我們趕快換衣服走吧，車子打軍那裏轉一轉，我去叫他。」

不到幾分鐘車子到了軍的門口，兩留在車裏，我獨自下去，問了一聲傭人，知道他還在睡覺，我便飛奔上樓去，他的房門沒有下鎖，我一推便衝了進去，見他睜着眼睛睡在一個大床上，我便半蹲着身，說：

「趕快起來，周先生死了！」

又一個驚聲打破了另一個青年。

「什麼？」他圓睜的眼睛注視着我，那亂蓬蓬的頭，立時離開了枕頭撐起身來。

「剛才有人來通知我，說周先生死了。」

「你謊我。」

我怎麼能用這話來說你，趕快穿衣服，車子在外面等着。『我有些焦急了。』

二三分鐘以後，我們三個人都已坐在車上。車在早晨清寂的馬路上急駛着。軍幾次要嘔吐。

我誠懇安慰他，說：「我不相信，他也不會死的。」心裏也那麼想着，他病了幾月雖然會靈驗。



次險境，可是最近顯然在往痊愈的途上走，決不會病死的。我們十五號去看他，他的精神不是已經顯得好得多了嗎？昨天我們去北四川路，因為同着別的朋友，沒有到他家裏。在內山書店一轉，老板內山先生和我招呼了一下，並沒有提到魯迅先生的病勢激變。怎麼今天突然會死呢？但也許有什麼意外罷。焦急與憤恨的情感在我胸中翻騰着，車好像走得非常的慢。

車在弄口停了下來，我們朝他的門口走去。這弄堂在這二年來，我不知走了多少次，每次進這弄堂，總到立刻可以看見他，那怕是心境最惡劣的時候，也會突然變好，而安靜起來，但這時總總有一個可怕的命運在等着我們。軍閥着大步在前面走，我載着一顆過重的心好像被他拖着似地跟在後面。走進了後門，看見廣平女士站在樓梯下，她不等我們開口就簡單地說了一句：

『在樓上。』

我的從二樓奔去，跑進房門，一眼看見許多人面對着床站着，回頭朝床一看，我們便撲在床前，痛哭起來。

我們的魯迅先生已閉上眼，安靜地躺在床上了！

但這裏不信嗎？我相信。

我們抓住他的手，魯迅先生生前柔軟的，他的眼睛閉着，和熟睡着一樣。他該還聽到我們的

哭聲，愈聽不醒來呢！他自從五月十五日起病直到十月十五日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其間他的病雖時重時輕，但他始終不相信自已會死，我們也不相信他會死。尤其是最近，雖則還有熱度，但他的精神總算得很旺盛。他甚至已去看過幾次電影。幾十節他去上海大戲院看了改名爲「復仇號」的普式度原作的村布洛夫斯基。當晚寫信給我：「今天往上海大戲院觀片武庚之Dubro-giv」。「華名「復仇號」，關係檢查官所改」覺得很好，快去看一看吧。」那幾天我忙着譯文付印，接着軍又從青島回來了，沒有去看軍和他別了兩月，回來後急於要去看他，我便約他十五號同去。

那天我帶着一個小小的高爾基木彫像，是一個新從日本回來的朋友托我轉交的。他拿起彫像看了一下，回頭對我們愉快地說：

「彫得不壞，很像……」

他的愛兒海嬰這時拿了一個剖開了的，軍擲去的石櫛走進房來，廣平女士跟着照顧。他走到書桌的另一端，看到那彫像，就從椅子上爬到書桌上，問道：

「這是爸爸……」

「我哪裏配……」說着他便把小像放在靠近身邊的桌子上。

「你猜是誰？你知道，高……」廣平女士站在桌子旁邊，撫着海嬰說。

「高爾基……高爾基」海嬰伶俐地帶着微笑笑着說。

他直坐在藤椅上，仰着頭直望着海嬰，聽見他說對了，便回頭對我笑着說：

「高爾基已被他認識了。」

那天軍新從北方回來，談了一些北方的情形以及沿途的見聞，軍的聲音較高，他的聲音也跟軍提高起來，我怕他吃力，默坐着很少講話，但他又向我提起了普式婁。

「杜布洛夫斯基去看過了麼？很好。」他問我。

「又在作宣傳了，」廣平女士笑着說。

「還沒有，預備今晚同軍一道去看，」我說。

「我沒有看過原作，不知他是否完全依據原作。譬如，其中有一場小杜布洛夫斯基叫村子裏的人放火燒死圍在他家裏的四個官員，普式婁那時有這種想頭，自然要被殺死了。」

「我有杜布洛夫斯基的英譯本。可惜也沒有看過。」我說。

在歸途上，軍很愉快地對我說：「他好得多了。」我也承認。

那天晚上，電影看得很滿意，回來已快十二點鐘。軍坐了一會走後，我便檢出那本杜布洛夫

斯基的姿態太醜在床上看。——便不肯放手，這影片也許是爲紀念普式庚百年忌而攝的，所以與美國編攝的電影不同，完全保持舊型的本來面目，劇情和原書簡直毫無出入，而看了原書更覺得這影片好了。因着這真看到三點鐘才睡覺。第二天一早來再看，看完了才知道祇有結尾稍稍不同。我預備下次見面時把這點告訴他，但是現在知道了……

魯迅先生奔波着什麼時候，離去的聲聲，恐怕他也要算離去。——三味影射和坐港熱情替換裏「漫談」吧。但是離半年來，因了想，不能出門，連這點權利都給剝奪了。而他的熱情依舊溢着，他不止寂寞，他不能無所事事地終日終夜躺着。記得大概是六月初吧，他的病很重，我怕驚擾他，不敢上樓去擾他，他在客堂裏向廣平女士問病情。那天恰巧是星期六，過一下建人先生也來了，他先上了樓，於是廣平女士邀我也上樓去。我走在前頭，廣平女士跟着。我一進房門，他從懸椅直坐起來，看見是我，立刻沉下臉對廣平女士說：

「是你阻止着不讓上樓吧。我早就聽見樓下的聲音。」

這時廣平女士很窘，我也很不安，於是我立刻解釋道：

「不，許先生幾次邀我上樓，我想還是等一下和三先生一同上來。好了一點吧。」

「這幾天已好了一點，前幾天沒有食慾，什麼東西都無味，不想吃，祇爲了想維持精神免強

吃喝一頓，什麼都不感興趣，一沒有精力，什麼都完了。這幾天好一點，騎着胡思亂想，又想寫文章，可惜……」他自已覺得病輕了一點，愉快地說。

「不過現在也祇能好好別養病，把病養好了再說。」我想到他終天躺在藤椅上，不斷地用腦思索，有些發愁。

到晚飯時，廣平女士來叫吃飯。

「你們到廂下去吃吧。我在樓上吃。」

每到星期六，建人先生從商務印書館出來，便直接到他家裏。建人太太往往帶了孩子去，每次帶一個，三個孩子輪流着。晚上有一餐豐富的晚餐準備着。我在先生病前，也常常去，有時要是在飯後不久到他家裏，他一定要問是不是「躲避」吃飯。但先生平日自奉甚儉，祇備幾樣菜，疏，一有客來，必須另外叫菜。去年夏天雨去日本後，他知道我每天在館子裏零吃，飲食不佳，他就要我每星期六去。因此我有時即使有事，能換就換到星期六去。這樣習以為常，我差不多每星期六分享着先生家裏一星期間唯一的豐富的晚餐。我甚至在先生處學會了喝酒。

但最可憐和最感謝的，不但是這豐盛的食，尤其是先生在座時的任意談笑。那時候有先生，有那上那精緻上的至上的糧食，雖則依然是同樣豐盛的酒筵，却失去了酒筵中的至味。

車車吃了，便上樓去看他睡姿。

藤椅前放着一張茶几，几上的盤中，盛着幾碟小菜，一碗鷄湯，先生直坐在藤椅上，手裏拿着飯碗，但是吃得很少。他怕和大家在一起吃時禁不住要談話，以致疲勞；但獨自坐在樓上吃，又覺得索然無味，飯也咽不下去的樣子。

「吃得很少，」我悽然說道。

「我本來吃得不多，」他好像寬慰着我似地說，但我知道他平時飯雖吃的不多，菜可吃得不少的。如今却小小的幾碟小菜還留着大半。

飯後，他依然躺在書桌邊藤椅上，我坐在書桌前，這人先生坐在櫃旁一端的書桌邊，他有時吸一支紙煙，喝一點茶，廣平女士拿了水菓來，他也吃一點水菓。他覺得疲勞時就閉着眼睛，靠着藤椅養神。我和建人先生都不敢提出話題，但是他的話却源源而來。廣平女士擔心着坐在一旁。我們也擔心着既不敢久坐，但又不敢告辭。他在健康時，不過夜半是不放我們走的。並且我們看見有幾個熟人在他面前，他顯着養神時，不再思索，臉上露出安甯的神色，也感到幾分快慰。

過了九點鐘。我望望建人先生，站起來，低聲說，「我先走吧。」

「我也要走了，」他說時也站起來，望望書桌對面的先生。

他看見我們站起來，說要走了，便又直坐起來，看看藤椅邊桌上的夜明圓鏡，說：

「我不留你們。坐到十點鐘同車去吧。」他的聲音滿貯着深情，我們又坐了下來。

建人先生原先也住在北四川路附近，但這一帶『特殊區域』時常不很安靜，自從去年冬天又有事情發生後，就搬到法租界去了。搬家後第一星期六到先生家裏，我也在，我們談到半夜。臨走時，先生說：「你們常在法租界，可以同車，我不送了，」說着又對廣平女士說，「你送一送罷。」廣平女士陪我們走出大門，外面祇穿一件絨繩背心。這時夜深人靜，外面颳着大風，我們阻止不住她，她獨自在起前面，趕到附近的汽車公司，付了車錢小賬，笑着說：「你們同車去吧。」直到我們的車子開出以後，她才被冷風吹着回去。第二個星期六又是一個深夜，臨走時廣平女士拿出一塊二角錢塞在建人先生的手裏，叫我們坐汽車走，說：「對不起，今晚我不送了，請你們付一付。」

建人先生推却了一下，先生便低下頭，看着地板，默聲不響了。建人先生於是不得不收下來。自後每次臨走，廣平女士一定拿一塊二角錢塞在建人先生的手裏。

我每在旁邊看着這情景，心中不禁起着陣陣的酸痛。

到六月十五號後，先生的病勢稍輕。那時顯進火光知道是肺病。

有一天我下午去，他把X光的照片拿給我，並給我們種種的解釋。最後說：「照醫生說，看過照片我在五年前就該死了。而現在却還活着，他便不知如何治法。」

醫生大概每天下午四點多來，到四點鐘他自己先量一次溫度，廣平女士把溫度針交給他的時，他每次總對我說：

「體溫三分鐘。」也有時說：「你們隨便談談吧。」

我在他房裏，幾次遇見了那位須藤老醫生。有一次他聽聽先生的肺病又用手指敲敲，說：「現在肺部很好，還可以活十年。那時少爺也大了，你太太也不必過分擔心了。」

先生聽了也很高興，立刻翻譯給廣平女士聽。

但是隨着病逐漸好起來，先生愈益不肯「安分」了。醫生常警告他不要多動，提防疲勞，靜地躺着。他的答覆是：「我一生沒有養成那樣的習慣，不做事，不看書，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最後他甚至向醫生說，「我請你醫病，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醫生問。

「第一，是要把病醫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動不動一個月可醫好，我肯願動化兩個月醫好。第三，假如醫不好，就想辦法把生命拖延着。」



醫生當然無話可說了。

那時天氣漸漸熱起來，他本想七八三個月往日本去養病。起初想到鎌倉，那裏須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覺得離東京太近，怕新聞記者纏纏。後來想到長崎，有一天我去，看見書桌上放着兩本「長崎旅行案内」之類的旅行指南書。但在長崎沒有熟人，他覺得住 Hotel 太貴，住「下宿」或租「貸家」又太麻煩。「那時我要一天到晚給他們（指家裏的人）當翻譯了。」他說。

「我想告兩來幫忙吧，她替假裝在東京反正天熱，不讀什麼書，有些事體她可幫許先生應付。我說着，想到他的住所太簡陋，空氣既不好，一有太陽，就直逼到他的房中。他又不喜歡多移動，他的藤椅放在窗窗口，太陽湧進來，人依然躺在那裏。」

「不，她從東京趕去路太遠，過些時再說罷。」他婉辭拒絕了。

他學生幫助青年，指導青年，把全部的精神獻給青年。他每天要分出二三小時的精神給青年。他爲青年活着。他也活在青年中間。但他從不以青年領袖自居，從不使喚青年。即使是最接近的女人，他也不購置「私事」紙付。有人以爲用「掛」用「語」可以博得先生的歡心，這是對先生的侮辱！

同時也因為熱度始終未退，醫生不准他遠行，整個夏天他就在那蒸籠似的房子裏熬着。

他患着不治的肺病，他住在不消精神與肉體都不適於他的病體的地方，但是他還工作。愛他的人，看他工作心痛，但誰能阻止他呢？

有一個熱的下午，我二三點鐘到他家裏。一進門就看見坐在客堂的書架旁的藤子口，舖在地板上的藤子上。他穿了一身短衫褲，顯着骨瘦瘦的四肢，正彎着腰在摺疊羅勒惠支的「版書選集」。廣平女士坐在旁邊拾着紙。不久這「版書選集」就出版了。

他在病中常常講起海上述林，我也常常看見海上述林的校樣在他的書桌上。他曾對廣平女士說，「這書紀念一個朋友。同時也紀念我自己。」十月八號我去，他把一本皮面精裝的海上述林送我，我們翻着一同看，他看到底頁上有一個編者，要廣平女士另挑一本。他交給我時，微笑着說：「總算出版了。下卷也比較好。年內可出版。這書不能多送，有熟人托你買，可打個八折。譯文上能揩油登個廣告嗎？」十七日他知道譯文上的廣告已登出來，那天海上述林在內山書店賣去三十冊，他非常高興。

最近在譯文新二卷二期發表的「死靈魂」第二部第三章，是他在病中就譯好了的，祇是沒有覆看過，因病而擱了下來。魯迅先生辦事最負責，我知道這章譯文一發表，他在病中一定要掛念着以

後的譯稿，所以便決心把這已譯成的稿子壓下來。最近他却再三地說：「那章我已看過了。你拿去先發表了吧。」

「慢點發表吧。一發表你又得接下去翻譯，你現在不能工作，而且翻譯要看幾種本子，東看西看，更加吃力。」

「不，翻譯比寫文章不吃力一點。我想一天譯一張稿紙，老是不工作也不好的。」

「那末把這章登一半吧，」我盡力抑制着感情。裝得很冷靜地說。

「不，接不下去時再停止吧。」他堅決地說。

後來聽廣平女士說，他在十七日夜裏三點鐘病勢突變，到十八日早晨已無力說話，但他到八九點鐘還問報有沒有來？有沒有廣告？廣平女士告訴他譯文的廣告已登出，有他的死魂靈，登在第一篇，此外還有些什麼文章等等，他聽了還不滿足，說：

「你把報紙同眼鏡拿來！」

他這樣地關心譯文，他最後看的文字，也是譯文的廣告。

但他在二十九日的清晨五時二十五分，悄悄地與我們不別而逝了。

但這怎麼能叫我相信呢？我送他的遺體到殯儀館，我在殯儀館陪他三晝夜，我緊跟着他的舉

埋到墓地，我扶他的靈柩進墓穴，我眼看着他靈柩慢慢地沉入墓穴中，但我不相信他是死了。  
他活在我的心中……

## 後死者的責任

洪深

在報上驟看見魯迅先生的噩耗，簡直把我驚住了。

今年夏入，我在上海聽見魯迅先生生病很重，幾次想去探問一下，但是看了「醫囑須絕對靜養」的話，就把這念頭壓下了。在六年前，我們不一個地方替先生慶祝五十歲誕辰的時候，我會經講過希望能在先生六十大慶的時候，有更多的參加者，在更熱烈的情緒下替先生慶祝的話，想不到這願望竟成空了！此刻我在廣州，對先生最後的遺容，也失掉了瞻仰的機會，更想着上海的朋友們能夠到靈前去送一掬眼淚，把自己的意書更壓強一下，也覺得是一件幸福的事了。

魯迅先生不單是我們文學上思想上的一個先覺和指導者，在中國民族的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民族陣營裏，也是一個最堅強最勇敢的戰士，魯迅先生的死，恰恰是在我們國家命懸危急存亡的時候，這更增加了我們的痛惜和悲悼。我們應該在今天重下決心，跟着先生開闢了的路，努力向前進。魯迅先生未完的責任，無可逃避地加在我們後死者的肩上了。

二十日晨廣州航郵。

## 我們所以哀悼魯迅先生

陳子展

有人很「異」的問我：「你爲什麼會跟在許多青年男女的後面，瞻仰了魯迅先生的遺容，還要徒步參加「魯迅先生殯」的行列？你和魯迅先生的關係怎樣？」他的這一「異」，連我自己也真覺得是可「異」的。因爲我很慚愧平日絕少機會和魯迅先生接近，不會和他通訊往來，得過他的「通手札」；也不會寫出什麼像樣的東西。我他題「序」。我只在黎烈文，林語堂兩先生的宴席上見過他兩次，還在北新書局門市部碰過他兩三次而已。總之，我和他沒有平常人的所謂「友誼」，我不能稱他爲「我的朋友魯迅先生」也不能說「我和魯迅」怎樣怎樣，這是確實的事情。而且我有過一個時期在申報自由談上寫稿，怕人家把我看做「魯迅」，故意打著古文調子，這在我，也不當諱言。還有不當諱言的，就是魯迅先生曾介紹他一個朋友寫罵我的文章給「新華林」，雖說不曾刊出，我却爲了這件小事，寫了一篇「談罵人」的文章在社會月報上，（原稿）對他提出抗議。又最近關於文壇上兩個口號發生了糾紛，我對於他罵到幾個青年朋友，稍覺過分，也敢

了「老與老前輩」一篇短文，在立報言林上發表。我所以說到這些好像和悼念魯迅先生不相干的話，就是要說明我在平日雖和魯迅先生並沒有親的關係，又沒有深切的情誼，有時還不免在某一種薄物細故上表示了我的不肯和他苟同的意見，可是當我聽到他逝世的消息，比死掉了一個最敬愛的師友，還要震驚，歎惋，竟一時悵悵惘惘，彷彿彷徨，心中好像失了主宰一樣。這種悲哀的情緒，是只有我自己纔知道的！

其實，這也不是詭異的事。十多年來，我讀了魯迅先生常常發表的許多文章，就無異乎常常親見其人，親聞其語，成了他的「未知的友人。」而且每每爲他的至大至剛的正義感所激勵，增加了我對於一切黑暗勢力的憤怒，雖說我不能和他一樣有積極向前奮鬥的精神，但我不能不欽佩他這種偉大的精神，服膺他這種偉大的人格，推爲一般青年志士的模範。有時我的筆下恭維他的文章，終不及我的心頭恭維他的人格。你看！從舊時代過度到新時代的所謂「士大夫階級，」不會利令智昏的，不肯曲學生阿世的，不願同流合污的，能有幾個？他們都以「士大夫階級」的面子掃盡，他們都是「活屍。」因「屈身難得優待，橫眉空氣之中。」只有魯迅先生裏「起脊梁做人，俯背放棄他從寒酸子弟爬到『士大夫階級』的優越的地位，願和貧苦大眾站在一條戰線上」這種爲社會爲人類而奮鬥的犧牲的偉大的人格，不慚感勵人啓發人變「離離野飯和魯迅先生似

乎不會識面的學生，工人，學徒，店員，當他們去弔魯迅先生之死，俯仰遺容或參加殯儀的時候，不免要流淚，要悲哭了。我以爲進步的覺悟的羣衆對於作爲一個戰士的魯迅先生的逝世的悲哀情緒，算是表示了伙伴的愛。原來男女的愛，親子的愛，兄弟的愛，只是個人間的愛，家族間的愛會朋友的愛。雖說也是個人和個人間的愛。不過還可以說是由兄弟擴大起來的愛，至於伙伴的愛這更舉例的愛，也就是社會的愛，是由兄弟朋友充類至盡的愛，是同志的愛，是人間最偉大的愛。由這一種愛力的結合，發成經濟光明的世界。許多和魯迅先生親厚的朋友，乃至和他素昧生平的朋友，聽到他的逝世，莫不表示悲痛，悼惜，我以爲要從伙伴的愛，纔能得到解釋的，可不是麼？



## 最後的會面

鄭伯奇

魯迅先生的逝去是太得奇慘太爲意外了，任何人的心裏都會發生一種說不出的煩亂。在這時候要說哀悼的話，誰都覺得難於措辭。尤其是自己，更不知從何說起。

老實說，在這樣的情況下，交際家裏面魯迅先生，自己並不適當。就個人的交誼講，自己跟魯迅先生並沒有什麼特別關係。就公團方面講，我們以前是屬於一個團體的。而且在這個團體，我們共處了有七八年之久。最近交際家協會成立，魯迅先生沒有參加，並因此會有點紛紜，但這只是一時的現象，自己相信魯迅先生跟自己這批人仍是苦在同一陣線的。不過，七八年以前，自己所處的那個團體。卻跟魯迅先生發生過相當激烈的論爭，那些論爭，在現在看起來，的確不免有點幼稚，在廣大的運動中，那些紛爭應該是被揚棄了的。可是，感情的回憶常常使魯迅先生感到不快。這是自己覺得非常遺憾的一件無可如何的事。

因此，在魯迅先生的墓下，那個文學團體的朋友變成了「才子兼流氓」。自己因爲辦「文藝

「也會被先生的筆尖順帶地掃過一下。如今，這當然都成了陳蹟了。不過也就因爲這些陳蹟，自己同魯迅先生雖同屬於一個組織，而私人交誼卻並不密切。」

據接近魯迅先生的人說，對於自己，魯迅先生比較還好。這我自己也有點感覺到。我會經有幾事情托過他，他都還沒有拒絕。我編『新小說』的時候，請他寫稿，他馬上答應，並且第一個寄稿來。因爲顧慮環境，我將那篇稿子壓了兩期，沒有發表，他也並未生氣。他還給我介紹了幾個新的作家。蕭軍先生的小說，金人先生的翻譯，都是他介紹來的。他還給我介紹過孟十還先生。這都是我到現在還非常感謝的。

我們也常見面，也常談話。他的態度是直率坦白。我覺得在文壇交友中，用這樣態度對待別人的並不多。有許多話很有意義，值得記錄出來。譬如，他說，因爲仿吾贊美了「不周山」，所以他便從「吶喊」中把那篇刪去了。又如，當沫若正陸續發表金石文研究的時候，他引用了「一句古諺說道：『拿木乃伊的，變成木乃伊，他也要當心呀。』」沫若一點沒有被木乃伊所化，客觀的事實已經證明瞭。不過魯迅先生的這樣坦白，誠懇的態度是令人感佩的。

魯迅先生病了，沒有機會去看他，我覺得非常遺憾。我會托內山，麗地，黎烈文幾位朋友致意問候。兩個口說的論爭起來了，我寫過一封信給他。我以爲這樣公開的理論爭辯是很好的，應

該讓牠正當地發展下去。後來會到魯迅先生，才知道那封信他並未看到。大約這得屬審的時候，那樣的信，醫生也許不許給他看的罷。

病稍微好點，他能够出來走動了，我才會見他。不料這一次竟成了我們最後的會面了。

那一天，我同K君夫婦到了內山書店去。進門，他正在書架上裝書。他仍然穿着那件藍布衫，長，頭髮留得長長的，人却比從前消瘦得多了，臉色也蒼白得很。但，當時我非常驚喜。因為，我曾聽內山先生說過，寫了那篇「萬言長文」，他的病勢又惡化了。可是，如今他不是恢復健康可以在外邊走動嗎？

他告訴我剛剛由病院看書回來。我便問他的病狀，他很泰然地說，是肺結核。我以為是肋膜炎轉成的，他說：「不，我患肺結核有二十多年了。因為肺門有什麼用，我一還沒有講過。」他又說：「那個美國醫生診察得很對。這種病是不會好的。不過現在依然沒有死，這却同他的結論不一類。」他臉上露着笑容，這使自己很高興。我便勸他轉地療養，他反問：「我什麼地方好去療養？」說話時，聲調有頓盪趣。我反而無良回答，本來，在這樣的時代，在我們這樣的環境裏生活的人，誰有資格談療養，所以便默然了。

主人出來招呼，大家便圍坐起來閒談，魯迅先生正出讀了一部書來作。新的紀念，話題便集

中在那本書上。忽然K夫人提到「中流」上所發表的「遺囑」，含笑說：「先生說：『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先生却用這部書來作紀念？」魯迅先生悠然笑道：「我是不要給自己做紀念，但我給別人却可以大做特做。」大概是內山君罷，接着說：「那麼，我們將來給你做紀念，你也沒有話說了。」魯迅先生趕快止住：「那不可以，那不可以。」大家嘩然笑了。當時只是一場笑談，如今回思起來。却似乎成了一種「讒語」，真使人不勝感慨哩！

正在談得高興的當兒，日本中央論社的特派記者來了。當時中日關係正在緊張，這位記者大概是採訪上海方面的「輿論」來的。內山先生這新客讓到裏門屋子去。等了一會兒：內山先生出來向魯迅先生說明，要給介紹。魯迅先生已經要站起來了，內山先生忽然揚起手來，叫大家一齊進去。我認定這位記者是想見着魯迅先生，所以隨便說了一句：「恐怕不方便罷，還是請周先生一個人去。」魯迅先生聽見了，大約以為這話有點意外罷，便看看我：「有什麼不方便？難道還有秘密嗎？」在這極短促的一句話中，我感覺到我們中間依然是有距離的。

大約不到三十分鐘，內山先生又招呼我們兩個人到裏面房子去。魯迅先生看見我們，馬上站起來。大家留他再坐一下，他說：「鄭先生說不方便，現在他來了！所以我應該去了。」他也許是在說笑話，我却弄得「啼笑皆非。」結果，他一個人就那樣去了。

我很知道魯迅先生在日本是受崇拜的。中央公論以前曾發表魯迅先生的文章。改造社長田本實彥來上海以後，特請魯迅先生給改造推薦中國青年作家的作品，鹿地若又繼續翻譯魯迅先生的散文在改造上發表，中央公論卻被冷落了。我以為這這兩大雜誌的營業額上，中央公論的記者或許對魯迅先生有什麼請求。我所說的不方便，是意識到這一點。

可是魯迅先生怕不是這樣想。最近文壇上種種無謂的糾紛，給他先生的印象大約很深。因而我隨便說的一句話，他也許認為有意義的了！

這是一件無聊的事，本不值得重提的。假使有機會再會面，我們本可以說得開，也許彼此可以一笑置之。可不料那一次的會面竟成了最後的會面了！

在最後的會面中，竟那樣分手，這還似的心痛將永遠不會離開我的。

一九三六，十二，一。

## 哀悼馮遜先生

張天翼

十月廿九日聽到馮遜先生逝世的消息，我非常驚駭。我不相信。馮遜先生怎麼會死呢？

「馮遜」這個名字跟「死」字聯不起來的。

一直到看見他的遺容，我還是不相信，雖然我感到受了壓迫，連血都似乎凍住了。我們站在他的榻前。什麼也表示不出，什麼聲音也沒有。一切言語，一切舉動，都不够表現這時候的情緒。

我們讓他靜靜躺著。生怕驚動了他。屋子裏瀰漫著夜來香的氣息。

他這就是死了麼？——不。我不相信。我看見他在呼吸，聽見他心臟的搏動。他面容像平常

一樣——顯示著對於戰鬥的堅決，對於道理的執拗。對於苦難的忍受。他緊緊地閉著嘴，閉著眼睛；他在休息。想得到他會張開眼起身來。重新舉起長槍，重新領導我們向敵人作無情的鬥爭。

——作謀解脫的論說民族戰爭。

這陣我回到自己的住所，又開始迷惘起來。我不知道要做些什麼事才好。我不知道要怎麼辦，好像我的生活失了重心似的。

我反復地想：他真的死了麼？這怎麼可能呢？

二十日起，我們一直在萬國殯儀館忙著。因為人多，事情多，心情全給事務什麼的佔了去了。我總感到我們忙着的不是魯迅先生的喪儀，而是別的什麼事。每次一跨進靈堂，一看見那些禮辭——「次我良師，」「魯迅先生千古，」我就陡然覺醒了似的，一陣悸動。那些禮辭分明是跟「魯迅先生」這名字聯系起來的。那千人的來到這裏致敬的，肅靜着，哭泣着，分明是對着魯迅先生的遺體。是的，這體！

我感到給重重地打了一拳。我感到了無底的空虛。

擁有別的事走出靈堂之後，我又覺得我們還可以聽見魯迅先生的笑聲——因大眾的勝利，中華民族的勝利的微笑而笑，（他的笑是非常天真的。）我覺得我們還可以看他寫出尖銳的文章，可以聽他的教導，指示，領我們踏起雄實的步調。

以後我們還有幾事務要料理，坐在靈堂裏休息了一會。大家都靜靜的。花園靜靜地散着夜涼的氣息。我們靜靜地聽着風聲，而風聲卻在我們的心裏，吹着我們的心。我們靜靜地聽着風聲，而風聲卻在我們的心裏，吹着我們的心。

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樣一個人，做了這樣的事業，而也就這樣過着，永遠這麼過着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什麼也說不出，什麼也想不上。我覺得一陣寒冷，什麼都似乎是空幻，變成死灰，（啊，在魯迅先生生前這種想法——是一種罪惡！）而接着又非常興奮，而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興奮。

大家仍舊靜靜的。花園仍舊靜靜地散着夜來香的氣息。

於是重又感到空虛，荒涼。感到我們在一個人的生疏的地方，而領路的人忽然不見了，不知道要怎樣才好。但這感覺，跟魯迅先生之死的這一回事，依然聯系不起來。這感覺，似乎並不是從魯迅先生之死而來的。

二十一日下午三時，魯迅先生入殮。在靈堂裏站着，實感給了我一種重壓，一種不可耐的痛苦。這樣一個人，做下了這樣的事業，而現在停止了最後的活動，停止最後的戰鬥的喘息——這是事實。這樣一個人，做下了這樣的事業而現在不再指示我們，不再領導我們，現在大家正替他換衣裳，移到永遠安息的地方去——這是事實。這怎麼可能呢？



我甚至覺得——將他入殮這件事是殘忍的。

隨後幾星期一兩的時候，我反而心安一些。雖然隔了一層玻璃，到底還看得見他的容顏——勇敢，堅決。他不過換一個地方休息而已——在那裏，可以使他躺得安適些。可是第二天給他蓋棺，我們抬着靈柩走出禮堂，我就再不能忍了。

我講不出這時候的心情：似乎是迷惘、憤激，悲哀。又似乎一無所有。我覺得我在心裏默講着一些話，而其實又不成句，不成字。人題的言語在這里是不夠的。我能默講些什麼呢？什麼呢？我覺得不必說話，不必思想，而這連我自己也難以傳達的心情，感覺，痛苦即可以知道，生者也可以知道。我們——努力步着魯迅先生的後塵努力担起魯迅先生未了的任務，我覺得我們彼此的神經是聯系着的。

從這時候起——我們再不能看見魯迅先生了，甚至連觸一塊玻璃都不可能。為什麼不能讓我們永遠看見他的容貌呢？即使他再不能起來，他躺下，再不能指導我們，再不能因我們勝利的微笑而笑，也讓我們看看他的遺容罷。這樣，我們差可得到點安慰。我們雖然聽不到他的呼吸，聽不到他的聲氣，但看見他堅決勇敢的面容，也給了我們許多教訓，鼓勵了我們許多勇氣。

但彈道也射不到。我感到了一種幻滅。我又開始在心裏想：魯迅先生到底有沒有死。

我覺得我們每一分鐘覺到死法，還可以看見他躺在那裏——唉，即使這還難過。

我們坐着，到那裏，幻滅的悲感更重地打擊了我。靈柩上蓋着悲壯的旗幟——「民族魂，」慢慢移下去；而太陽也慢慢沉了下去。上萬的人低聲唱着安息歌，在墓邊政民族的敬禮。

安息罷，魯迅先生。安息罷。

我們——上萬的送葬的人，在求民族解放的戰鬥中，迷失了我們的導師，我們大家都圍繞得更緊，擁抱得更緊，熬着這種創痛，調職着步子，完成死者的志願。我感到每張臉上都非常懇切，彼此的血管都交流着。我恨不得抱着每個人痛哭，吶喊。

這民族葬——是爲了我們偉大的領導者魯迅先生的安息。他死了。我們要用神聖的來給他致哀禮。

我一直到現在——寫着這文字，寫着「魯迅」兩字時，總覺得他還活在我們的世界。看到他的書，怎麼也想不上這是他的「遺著」。

要工作還是定不下心來。我迷惘着。走在路上，經過什麼花店，我越遠遠地避開；生怕聞到夜來香的氣息。那種氣息會給我說不出的沉重的感覺。

但是——我還要勉勵自己，要與同胞們共勉：

堅決擔負起我們的任務，完成魯迅先生的遺志！

## 紀念中的魯迅先生

征 農

記得是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經過了一陣暴風雨後，我偷偷地跑到上海，得朋友的幫助進了江灣某大學。那時，我雖然也愛好文學，對於文學的知識却一點沒有。連白話文，也只限於寫宣言的時候，平日噤的，還是五言七言之類的東西。於是那位朋友向我進言，要我讀些新文學書，他第一部介紹給我讀的便是魯迅先生譯的「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我與魯迅先生接觸的開始。從此我一直熱烈地讀着魯迅先生的作品，不但是我個人，在接近的許多同學中，形成了一種「魯迅熱」，有些同學甚至學着他的筆調寫起雜感來了。這時，魯迅先生在我的想像中，似乎是一付很嚴正的面孔，但因為他所諷刺的，都是我們平日所厭惡的，給予我們的感情的諷刺，不是可怕，而是親切。

大約是青年人的情緒太熱了吧，通過魯迅先生，我漸漸愛起郭沫若先生的詩來。我直感到從郭先生的詩內更得到一點慰安。我的「好」於是轉到了創造社方面。魯迅先生初創創造社的

論戰。我不大明白，沒有留給我什麼影響，但她和李初梨等的論戰，却啓發了我對於文學的比較正確的認識；略略懂得新文學是什麼東西，新文學運動是怎麼一回事。老實說，對於這次論戰，

我是站在創造社方面的，我覺得魯迅先生有點「固執」，覺得魯迅先生有點太「英雄」氣。雖然有一位朋友曾經再四解釋：魯迅先生是不錯的。魯迅先生並不反對新與文學，魯迅先生只是反對

創造社的空城空叫。事實上也是這樣，在那時魯迅先生確曾開始轉了好些新與文學理論，使我

們看到「真切」的新與文學理論。但我總不能去開這樣一個成見：既是同道，為什麼又一定要向對方攻擊呢？因此，雖然就現在看來，對這次論戰創造社應該更負責任，在當時我却只把這責任

歸到魯迅先生身上。魯迅先生在我的想像中便變成了既可愛而又可怕的人物。

魯迅先生在那時候，我個人因為一件不可告人的事，和這有太陽照臨的世界隔絕了兩年，也就和魯

迅先生以及整個文化界隔絕了兩年。一九三〇年，我才重新進入這個世界，一打開眼睛，第一件

使我愉快的事，是我素來敬愛的魯迅先生，已經從行跡中從報紙上明確地表示了他的態度了。

這使我進一步認識了魯迅先生。使我看清魯迅先生的一貫態度，魯迅先生並不「固執」。魯迅

先生並不英雄氣，魯迅先生是最富從生靈中教育自己，從「務事」中低價自己的。

由於這樣的認識，我對於魯迅先生的愛，自然地特別增加起來，我一直把魯迅先生隱藏在

自己的心底深處，雖然那時候，我所從事的工作，並不是文學，並沒有受到魯迅先生直接的影響，也沒有和魯迅先生發生一點直接的關係。

我之和魯迅先生發生直接關係，是在一九三三年，我正式踏進了文壇以後。我從南國跑到上海，對於上海文壇，這完全是一個門外漢。我那時住在一個朋友家裏——這個朋友，現在已經和我們遠隔了，這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謂才子加流氓的人物——沒有別的事，只是寫寫小說。但寫了怎麼辦呢？於是毫不猶疑地想到了魯迅先生。我直覺到魯迅先生比那些曾經教過我的書的先生們更親近，更可靠，他是一定能幫助我的。於是我馬上寫了一封信。請他對我介紹一部小說集到良友圖書公司，不出幾天，有了回信了。他的愛護青年的誠懇態度，真使我感動得流淚，我簡直像一個久被情感撲棄的人，第一次受到了撫愛。他坦直地告訴我，在這樣的環境下。要他介紹稿子，是沒有辦法的，也許還要受到更壞的影響。但雖然這樣說，他還是試試看。果然，不到幾天，又把寄件回復他的信寄來了。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他沒有說什麼只教我到別處去試試看。然而，我是十分滿意了。

我也正和白薇先生一樣，是一個最怕去拜望「名人」的。在名人面前，總要好像受到了什麼壓迫似的感到局促不安。另外我是一個在這不自由的環境下養大的人，沒有廣交廣接的習慣，如

果沒有必要我是連朋友的住址也不問的。因此，我雖然常常想看一看魯迅先生，却始終不會向魯迅先生要來過，魯迅先生雖然已在自己的心中刻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却還是不曾看到真正的魯迅先生。

一直到去年，由於一個偶然的集會，我才第一次和魯迅先生見面了。我雖然跟他沒有多談話，但他的每句話，都是誠懇的，切實的。他的面貌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樣嚴正，堅定的臉上，充滿着溫暖，他說話時，常常帶着微笑，他健談，在幾點鐘內，幾乎沒有停止，無論談到什麼問題，他都有興趣，都能和他的文章一樣使你聽了感到又甜又辣。我在這次會面，有了這樣一個感想，以為魯迅先生自身是比他的文章更可親的，不幸的是這一次的見面，竟成了最後一次的見面了。

在南國，我也曾寫給過魯迅先生一封信，而且也得了他的真實的回答。及到今年重回上海，在路上，本來就知道了他身體有點不適，到上海後，却又聽到已經好起來。我曾從許多出他較接近的朋友探聽他的病，但終於因為自己的「習慣」，沒有親自去看他，最後，也還只能從信中傳達我一點愛戴的誠意，祝福他趕快恢復健康。

對於這一次的文藝論戰，我雖然在理論上是站在「國防文學」方面的，但我對於魯迅先生的認識，却與對他和創造社論戰時完全不同，我相信：魯迅先生一定會在這次論戰中給我們更多的

教訓。我更相信魯迅先生自己一定會從這次論戰中更發揚年宵起來。

然而，意外的不幸，魯迅先生終於遠離我們而去了。

我個人是非常抱恨的，我沒有機會時常聽到他。名論，沒有機會時常得到他的撫愛，可是我將怎樣來從他給我的僅有的教訓和啓示中，裨益自己啊。



# 魯迅先生又有一比

徐懋庸

魯迅先生逝世之後，人們照例紛紛發表起蓋棺之論來了。大部分的概論當然是對的，如說先生是「強毅的戰士」，「前進的導師」之類，因為這幾句原來極其分明。至於對先生的性格，生澀，思想，事業作客觀的精密的分析的文章，一時還沒有人做出，但本來這確是一樁極困難的工作，因為先生的五六十年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非常複雜的，任何個人之力，恐怕你研究得周到。

一本詳細正確的「魯迅傳」也許有待集團的將來完成，而且並不是目前和短時的將來的事呢。魯迅先生是會被擬稱為「中國的高爾基」的，從在文藝界的地位以及對於文藝青年的影響上說，先生之在中國，固然很象高爾基之在蘇聯。但據我看來先生的一切，實在更象十八世紀法國的服爾泰 (Voltaire)。

魯迅先生之在中國的五四運動中出現，就完全好像服爾泰在法國啟明運動中的出現。

有一部描寫服爾泰的生活的美國影片，前年曾在上海公映，中文的片名譯得非常之好，叫做

「筆戰強權」。服爾泰就是用他的筆，反抗了十八世紀的法國的政府和教會的強權，掃蕩了當時的社會上的一切穢陋的。『掃蕩穢陋』(Foucault, Titano)，就是他的一句有名的口號。魯迅先生也有這樣的一枝筆，它的名稱叫做『金不換』。

服爾泰的生前，他怎樣地遭放逐，下獄，幾乎得出一帶律都被政府和教會的語呪之徒查禁，然而他畢竟替他的真理猛烈地打開一條道路。他終於使得君主們教皇們都去牽索他，纏綿的實座在他的面前發抖，半個世界留神傾聽他的每一句話。他厭了獅子的大笑，毀滅了一切舊物。他以『透徹的智力，化憤怒為嬉謔，化烈火為光明。』魯迅先生的一生，雖然不會受到政府和禮教的牽索，但是它種種不是跟服爾泰完全相同的麼？

服爾泰的工作，比同時代的任何人來得堅苦，成就也最多。他曾說：「不做事等於不生存。」  
「一切人都好，除開那些游惰的人。」他的秘書說他唯獨在光陰上是個吝嗇者。他自己又說：

「一個人必得儘其所能給自己工作，使生命在這世界上支持得下。……我年紀愈增，愈覺工作為必要。工作原欲變為最大的快樂，且代替了對生命的幻想。」「你如果不願自殺，就應該時時有些事情在做」。——這些話，不也就是魯迅先生所會說過而且所會做到的麼？

史家說服爾泰的容貌毫不動人，而且具有他那時代和地域所具有的許多缺點，但是反過來他

又是很仁慈，體諒，慷慨地化費他的精力和金錢，幫助朋友如攻擊仇敵一般的熱心。他筆頭一揮就能殺人，可是只要人家走前去找他和又馬上就除去了。——這真所說的最後一點，許多人一定以為魯迅先生所不具的，那是他而誤解了先生的遺囑上的話了。先生所永遠不說的，只是永遠替惡不討的敵人。若對誠心悔悟的人們，魯迅先生也是極其寬恕的，他的生前，這類的事情實在很多。

服爾泰是在八十三的高齡上離開人世的。雖然當他自己倒下去的時候，他已是個勝利者，但是他仍一個很深的遺憾，就是不及親見他所希望的「黃金時代」的實現。一七五五年，他曾在一封著名的信中說：

「我看見什麼東西似乎在廣播着一種革命的種子。這個革命免不掉早晚要來臨的，但是我不會有目睹的快樂了。法國人總是遲到，不過終究是要達到的。光明如此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的傳開去，將來只要一觸就會像火地爆發起來的；那時將有一個不經見的大變動！年輕的人最願氣，他們將聽見多麼好看的东西。」

魯迅先生也懷着同樣的遺憾而瞑目了，而且他實在比服爾泰更不幸，他只能活到五十六歲！要是他也能活到八十五歲！那麼他一定能親見「好看的东西」的在世界上，但從另一個說來，魯

迅先生已是大幸。據醫生說，他不是抵抗力特別地強，先生是早已在十年之前被肺病奪去了生命了。假如先生在年前就謝世，那麼他連中國那已經完成的一角「鮮看的東西」也看不到，那時的懷着在「鐵屋子」中的悲觀的心情的他，抱恨一定是更深的。

據說服爾泰當病重之際，照例請了一個祭司來聽他悔悔。但他問道：「你從那裏面來？」祭司答道：「就從神自己」，服爾泰接口道：「那末你的憑據呢？」這祭司被問得只好逃走了。後來服爾泰調另一個僧侶來聽自己的悔悔，那個僧侶提出條件，要他在信崇天主教的宣認書上簽字，才肯替他解罪。但服爾泰反抗到底，反而寫下一個條文，交給他的秘書道：「我敬神、愛朋友，不恨仇敵，深惡迷信而死。服爾泰。一七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寫這遺言時，是在他臨目的三個月之前，這與魯迅先生的預立遺囑，態度，內容，都又多麼相像？

這樣的列舉下去，還可以寫出許多可說魯迅先生為「中國的服爾泰」的地方來，但我不再寫下去了。我相信這種比擬，並不是無聊的，我們將研究魯迅先生的時候，實在有參考服爾泰的傳記的必要，這能夠幫助我們更深的理解魯迅先生。

十月十五日

## 附記

魯迅先生死後，我的痛苦和感想非常複雜，一時實在說不完。除了在得噩耗的當日寫了一副輓聯，次日瞻仰遺容後又替光明寫了一篇短文之外，應通俗文化之約而作的上文，乃是第三次發表意見。

我的那副輓聯，是被治喪處的不知誰某取消了，他對人宣傳的理由，是其中有諷刺魯迅先生之意。這完全是胡說！好在聯上的文句我已寫入光明上的紀念文內，許多人已經看見了。那上聯是：「敵乎，友乎？余惟自問。」這是說，我到底是先生的敵人，還是友人呢？這我只問自己就是了，這「問」字還可以作「責勉」解。下聯是「知我，罪我，公已無言。」這是說，先生在生前，看到我的好處，壞處，都不吝批評，但現在是「無言」了，在我這面是不能再受教誨了。——雖然這樣的解說，反不如原來十六字中含意之深切沉痛，但對於那個取消它的某人，實在只有這樣的把「文言」譯成「白話」給他看，才能使他懂得——要是他本也懂得，偏故意曲解，故意取消的呢，那麼此人的居心，實不堪問了。

# 一個不倦的工作者

黎烈文

在萬國報館魯迅先生靈前幫忙照料的幾天裏，看到千千萬萬陌生的男女對着他的遺體的那種悲傷依戀的情形，我忍不住時時酸鼻，這原因是在分有着大家的悲哀以外，還有許多私人的悼痛。

別人不過從魯迅先生的著作受到他的影響，而我却是近幾年來常常在他家裏走動，當面受着他的教益，得到他的鼓勵的一人，望着那靜靜地睡在許多花籃花圈當中的他的遺體，再回憶着那永不能再聽到的但又彷彿還在耳畔的他的談笑，我無論如何也不願設想魯迅先生已經死去，我祇能把他當作是暫時的假睡，給予他的敵人的一個嘲弄。

然而魯迅先生是被我們噓了，葬了，終於連那靜靜地睡着的遺體也不再給人見到了，雖說他的著作，他的精神，可以永垂不朽，但在我這常常接觸他的音容的人，總不能不有一種幻滅的實感，一種無常的深悲，當我在執筆寫這篇紀念文字時，我還彷彿彷彿，覺得一切夢。

關於魯迅先生的回憶，在我腦中紛如亂絲，我不知道要從何寫起。我現在祇能够提出一點來說說，那就是他的不倦的工作的精神。

凡是讀過魯迅先生的著作的人，都可知道他不單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他其實還是一個刻苦的學者。他的哲學的淵博，無疑的，在後一代的文人中其沒有一個能够趕得上的了，而他對於外國文學的修養也都在廣泛得可驚。他向來注意的俄、德、日本諸國的文學不用說，就是他所不很注意的法國文學，他也頗有幾個重要作家的日譯全集。我起初以為他不過拿來參考罷了，但後來談天的時候，才知道像法布爾、佛羅貝爾、紀德諸人的著作，他是通讀了的；他還告訴說，價廉隆等把法布爾的昆蟲記全部翻譯出來。

有人說魯迅先生把最後的一滴血也吐養了中國的讀者，我覺得這話是一點也不誇張的。他生病了那麼久，剛剛坐得起來，便親自折疊報紙、呵勒熨妥的裝版，再好一點，便替一個在衣襟對幾百面的清殺，而然後還滾滾金盞時，他已寫信、提稿，和病前全沒兩樣。

當中流初解時。我是祇顧有若魯迅先生給他的捷克文譯本「短篇小說選集」寫的一篇序文（集中流解初解），就已極其的，可是當這篇序文已經編好，劍刃最決快剪剪斷時，他却寄來了

「這也是生活。」以後第二期，第三期他都出人意外地寄了稿子來，弄到這篇序文壓到第四期才發出。此外，他還用着『曉角』的筆名，給中流寫了許多補白，立此存照。」到後來，補白寄來太多，雖然他附信希望當期登出，我却因為篇幅關係，不能不留下一兩條在下期發表。實在說來，魯迅先生是會懷時事，如鯁在喉，非吐不快，而有些人竟以為他精神中的文章都是朋友催逼出來，把他的熱情的工作說成了被動的。爲，這不但是對於魯迅先生的認識的不夠，同時也可說是加重這位偉人不能的哲人身上的一種侮辱，說來使人痛心。

現在魯迅先生死了，他的天才已跟着他埋入黃土，那是沒有辦法可以學的，但他那種不倦的工作的精神，我們非拿來當作榜樣不可。要大家都像魯迅先生一樣抱定一個理想，一息不停地工作下去，舉國勢力的變遷才有攻破的可能。



## 活在人類的心裏

魯 彥

在千萬個悲痛的面孔和哀痛的心靈的圍繞中，魯迅先生安靜地躺下了，——正當黃昏朦朧地掩上大地，新月投着淒清的光的時候。

我們聽見了人類的有聲和無聲的歎歎，看見了有形和無形的眼淚。

沒有誰的死曾經激動過這樣廣大的羣衆的哀傷；而同時，也沒有誰活着的時候曾經激動過這樣廣大的羣衆的歡笑。

只有魯迅先生。

每次每次，當魯迅先生們着冷靜的蒼白的面孔，走進北大的教室時，教室裏兩人一排的座位上總是擠坐着四五個人，連門邊連走道都站滿了校內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學生。教室裏主講者極大的喧鬧。但當魯迅先生一進門，立刻安靜得只剩了呼吸的聲音。他站住在講桌邊，用着銳利的目光望了一下聽衆，就開始了『中國小說史』那一課。

他的身材並不高大，穿着是一件深色的短絨長袍，不常修理的粗長圓領，方正的額和長厚的耳朵，兩條粗濃方長的眉毛平躺在高凸的眉骨上，眼窩是下陷着的，眼角微微朝下垂着，並不十分高大的鼻子，兩端深刻的皺紋，圍着，這才顯出了一點高大的模樣，濃密的上唇上的短鬚，掩着他的鬍鬚的上唇，——這種種看不出來有什麼奇特，既不威嚴也似乎不慈和。說起話來，聲音是平緩的，既不抑揚頓挫，也沒有慷慨激昂的聲調，他那拿着粉筆和講義的兩手從來沒有表情的姿態幫助着他的語言，他的臉上也老是那樣的冷靜，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

他敘述着極平常的中國小說史實，用着極平常的語句，既不誇張，也不貶毀。

然而，教室裏却突然發笑聲了。他的每句極平常的話幾乎都須被迫地停頓下來，中斷下來。每個聽衆的眼前赤裸裸地顯示出了笑與醜，善與惡，真實與虛偽，光明與黑暗，過去現在和未來。大家在聽他的中國小說史的講述，却彷彿聽到了全人類的靈魂的歷史。每一件事態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疊疊的外套都給他連根抽掉了。於是教室裏的人全笑了起來，笑聲裏混雜着歡樂與悲哀，愛戀與憎恨，羞慚與憤怒……於是大家的跟前浮露出來了一盞光耀的明燈，燈光下映出了一條寬闊無邊的大道……大家拾起頭來，見到了魯迅先生的蒼白冷靜的面孔上浮動着慈靜親切的光輝，像是嚴冬的太陽。

但是教室裏又忽然異常靜默了，可以聽見脈搏的響動聲。魯迅先生的冷靜蒼白的臉上始終不會露出過一絲的微笑。

他沉着地繼續着他的工作，直至他不得不安靜地休息的時候。

還沒見過誰將自己的一生獻給全人類，做着洞穿現實的黑暗和顯示未來的光明的偉大的工作，使那廣大的羣衆歡笑又使那廣大的羣衆哀傷。

只有魯迅先生。

他將永久活在現在的和未來的人類的心靈裏。

# 永在的溫情

鄭振鐸

——紀念魯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點鐘，我在一家編譯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剛送來的 *The Year's Post* 被這樣的一個標題：

『中國的高爾基今晨五時去世』驚駭得一跳。連忙讀了下來，這驚駭成了事實：果然是魯迅先生去世了！

這消息像閃雷似的，當頭打了下來，呆坐在那裏不言不動。

誰想得到這可怕的惡耗竟這樣的突然的來呢？

魯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間歇的發着熱，但熱度並不甚高。一年以來，始終不會好好的恢復過；但也從不會好好的休息過。半年以來，情形尤顯得不好，繆棉在病榻上者總有三四個月。朋友們都勸他就地療養。他自己也有此意。前一個月，聽說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訴我，幾十節那

「天」邊遇見在Iels看Dobrovsky；中國木刻書展覽會，他也曾去參觀。總以為他是漸漸的復原了，塵埃出來走走了。誰又想得到這可怕的惡耗竟這樣突然來的呢？

一剛在前幾天，他還有信給我，說起一部書出版的事；還附帶的說，想早日看見十竹齋箋譜的一刻成。我還沒有來得及寫回信。誰想得到這可怕的惡耗竟這樣的突然的來呢？

一我一夜不會好好的安心睡。

第二天趕到英國總領館，站在他遺像的面前，久久的走不開。再一看，他的遺像正在鏡下，在鮮花的包圍裏。面貌還是還末清癯而帶些嚴肅，但雙眼却永遠的閉上了！

一我哭出來，大聲的哭，但我那時就流不出眼淚，淚水為悲感所灼乾了。我站在那裏，久久走不開。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樣突然的便離我們而遠遠的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一粗 他的友誼的溫情却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一細 和他見面時。總以為他是嚴肅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臉上，輕易不見笑容。他的談吐遲緩而有力量。漸漸的談下去，在那裏面你便可以發見其可愛的真摯，熱情的鼓勵與親切的友誼。他雖不笑，他的話却能引你笑。和他的兄弟啓明先生一樣，他是最可談，最能談的朋友，你可坐在他客廳裏，他那間書室（兼臥室）裏，坐上半天，不覺得一點拘束，一點不舒服。什麼話都談。但

他的話頭和總是那末有力。他的見解往往也是那末正確。你有些疑慮，不安，由於他的幾句話也一便可以解決你的問題，鼓起你的勇氣。

失去了這樣的一位溫情朋友，就個人講，將是怎樣的一顆損失呢？

他最勤於寫作，也最鼓勵人寫作。他會不厭煩的在每一位不認識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創作，校正譯稿。他仔細和小心遞交於一位私人的教師。

他曾和我談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識的青年寄一篇稿子來請求他改。他仔細的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寫信來罵他一頓，說被改塗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來，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這一次的回信，却責備他改得太少。

「現在做事真難極了！」他慨嘆的說道。對於人的不易對付，和做事之難，他這幾年來時時的領到。

但他並不灰心，仍然的在做着吃力不討好的改削創作，校正譯稿的事，掙扎着病體，深夜裏，一寸仔細的爲不相識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這樣的溫情的指導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將怎樣的令人感到不可補贖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專說風涼話而不肯切實的做事的人。會批評，但不工作；會諷刺，但不動

手；會傲慢自誇，但永遠拿不出東西來，像那樣的人物，他是不客氣的要擯之門外，永不相往來的。所謂無詩的詩人，不寫文章的文人，他都深惡痛絕的在責罵。他常感到「工作」的不及做，特別是在最近一二年，凡做一件事，都總要快快的做。

「過了恐怕要來不及了，」這句話他常在說。

那樣的清楚的心境，我們都是同樣的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末快的便過去。還留下要做的許多事沒有來得及做——但，後死者却要繼續他的事業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見是在同愛羅先河到北平的時候。

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夾外套，戴著黑色的呢帽，陪著愛羅先河到女師大的禮堂裏去。我們匆匆的談了幾句話，因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邊來，在北平竟不會再見一次面。

後來他自己說，他那件黑色的夾外套，到如今還有時穿在身上。

我編小說月報的時候，會不時的通信向他委些稿子。除了說起稿子的事，別的話也沒有什麼。最早使我編單在他靈熱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討論到「三言」問題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國小說，完全像盲人騎瞎馬，亂闖亂摸，一點把握都沒有，祇有翻書查閱，以淺淺的薪入購書，而即以所購入之零零落落的破書作為研究的來源。那時候實在貧乏得，

纔得可矣。但前年卻一部原版的隋唐演義却以爲是了不得的奇遇，至於「三言」之類的書，却是連夢魂裏也不會讀到。

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出版，減少許多我在暗中所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寫信問他「醒世恆言」的「警世通言」及「喻世名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的便來了，附來的是他抄錄的一張醒世恆言的全目。——這張目錄我至今還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國小說史略裏。他說，「喻世」，「警世」他也没有見到。「醒世恆言」他只有半部。他有一位朋友那裏藏有全書。所以他便借來了。抄下目錄寄給我。

當時，我對於這個有目的幫助，說不出應該怎樣感激才好。這目錄供給了我好幾次的應用。後來，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書在上海是永遠不會見到的），又寫信問他有沒有此書。不料隨了回信同時遞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開了看時，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圖。我那時實在眼光小得可憐，幾曾見過幾部明版附插圖的平話集？見了這西湖二集爲之狂喜！而他的信道，我現在不弄中國小說，這書留在手邊無用，送了給我吧。這貴重的禮物，從一個只見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裏來，這感動是至今躍躍在心頭的。

我生平從沒有意外的獲得。我的所藏的書，一部部都是很辛苦的設法購得的；購書的錢，每



是中夜燈下疾書的所得或減衣縮食的所餘。一部部書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慄慄，有紅絲的睡眠，有手執筆虛的指端的硬頓和淺痛的右臂。但只有這一集可寶貴的書，乃是我書庫裏唯一的友情的寶與。——只有這一部書！

現在這部西湖二集也還在堆我最寶愛的幾十部明版書的中間，看了牠便要泫然淚下。這可愛的直率的真摯的友情，這不意中的難得的幫助，如今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頭的溫情是永正的！——這溫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九一八」以後，他到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熱烈的歡迎。但過了幾天，便悄悄的先走了。他原是要探望他母親的病夫的。我竟來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時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時，他便和我談起在北平的所獲。

「木刻畫如今是末路了，但還保存在箋紙上。不過，也難說，保全得不會久，」他深思的說。

他撥出不少的彩色箋紙。來給我看，都是在北平時所購得的。

「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紙店出的紙，搜羅了一下，用好紙印刷幾十部，作為箋譜，倒是一件好事。」他說道。

過了一會，他又道：「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這裏不能做事。」

我心裏很躍動，正想說「那末，我來做吧。」而他慢吞吞的續說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費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將這責任担負了下來，但說明搜輯而得的箋紙，由他負選擇之責。我相信他的選擇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後，我一包一包的將購得的箋紙送到上海，經他選擇後，再一包一包的寄回。

中間，我會因事把這工作停頓了二三個月。他來信說，「這事我們得趕快做，否則，要來不及做，或輪不到我們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勵之下，那六巨冊的美麗的北平箋譜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來，帶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齋箋譜四冊，順便的送到他家裏給他看。

這部譜，刻得極精緻，是明末版畫裏最高的收穫。但刻成的年月是崇禎十六年夏天。所以流傳得極少。

「這部譜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議道：那時，我為北平箋譜的成功所鼓勵，勇氣之餘。

「好的，好的，不過要趕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無比，所耗也不資，幾乎不是我們的力量所及。第一冊已出版了，第二冊也刻好待印；而魯迅先生却等不及見到第三冊以下的刻成了！

對於美好的東西，似乎他都喜愛。我會纏有一個意思，要集台六朝造像及墓誌的花紋刻爲一書。但他早已注意及此了。他告訴我，他所藏的六朝造像的石本也不少，如今還在陸續的買。他是最能分別得出美與醜，永遠的不朽與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質爲神奇，而覺得自喜，向青年們施以毒害的宣傳之外，他對於古代的遺產，決不藐視，反而抱着過分的喜愛。

他曾經告訴我，他並不反對中郎；中郎是十分方巾氣的，這在他文集裏便可見。他所厭棄，所斥責的乃是只見中郎的一面，而恣意鼓譟着的人物。

京平剛從魯迅先生那裏得到最大的鼓勵。他感激得幾乎笑出來。但想不到魯迅竟這樣的突然的逃去了！

第三天，我在萬國殯儀館門口遇見他；他的嘴唇在顫動，眼圈在紅。

從萬國公墓歸來後，他給我一封信道：「我心已經分裂。我從到達公墓時，就失去了的東西

已的力量，一直到墓石封合了！我竟痛哭失聲。先生，這是我平生第一痛苦的事了，他匆匆的瞥了我一眼，就去了——

但總並沒有去。他的溫情永在我的心頭。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寫

# 記魯迅

白危

十月八日是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的最後一天。約莫下午一點鐘，在熱鬧的會場中擠來了一位身材短小，蓬頭亂髮的不起眼的人注目的老頭子——那便是魯迅先生。他穿了慣常穿著的藍長衫，料子雖然是國貨，但已經褪色，看上去只剩了四成新，或者也許因為少洗的緣故，衫襟和袖口都染上了污蹟，一頂咖啡色的呢帽，至少也用過十年以上，却還疊得非常古怪，歪歪斜斜的戴在頭上，而且戴得那麼低，彷彿怕遇見了貴人。

但這不能回避熟人的視線，當他踏進會場時，就默默的給人包圍住了。

「……」這是一片亂雜的笑聲和問話，大約是問他過來還好不。

「不好，不好。今年九個月中，足足大病了六個月。」

「近來好了麼？」L問。

「稍好一點，不過也還是常發熱，不能隨便做事。」

「現在也還繼續服藥嗎？」C問。

「服的……害肺病真沒辦法，要是我年青倒還有法子想……」說到這裏，一陣乾咳把他的話尾捲了進去。

「先生可打過空氣針？」W問。

「那沒有，那沒有。打的都是藥針，一共打了六七針。現在可好一點。」

他的呼吸急促起來，臉色顯得有點可怕。

「先生應休養了。」大家異口同聲的說。

「呵，我是不能休養的。」他把帽子拆下，繼續說道，堅決地否認這話對他有關係，「我怎麼能够休養呢。像我這種人是無法休養的。」

他伸手衣袋裏抓，很久才抓出一個如瓜子形的紙袋，這很引起人們好奇的視線，都集中在他那纏繞着的兩手，彷彿要看從那裏變出什麼戲法來。我却以為他帶來的是藥片，所以問他要不要開水。但終於也不過看他從那袋裏摸出一支香煙。到後來竟連香煙灰也彈在裏面，這纔驚奇起

來；那紅錫包的盒子那裏去了呢？

「很久沒有在內山書店碰過先生了。」有人揮進來問。

「是的，我也差不多四個月沒有到過內山書店了。」

他又抽了兩口香煙，默默的注視着展覽的作品。這時不知怎麼一扯，却搭上他的孩子身上去。

「已經進了學校了。」他說，「聽說那個學校的先生要打掌心的。」

停了不到三秒鐘，又彷彿發現了什麼似的，把肯定的眼光變爲凝難的神色了。

「現在還要打掌心的麼？」

「是的。」答。

「爲什麼要打掌心呢？」他望了我們一眼，現出奇怪，狀態，「孩子是最怕這種刑罰的。」在這種語氣中，他表示對於現行教育制度的弊病非常痛惜，尤其關心兒童教育問題。

## 二

話匣子一經打開，就如播音機，非到過而可止的時候，便不能住口。他看他雖然裝病了六個

月，氣色變得蒼白，消瘦，但還有力的談話，那種鏗鏘的精神却絲毫也沒有減弱，而且讀的那書多，那麼快，令你連喘息的時間都不能輕意放過。只在他說了一大串之後，還繼續出久候的殘痕；呼吸迫促，下顎和太陽穴的不自然的震擊。

談到翻印書冊，他就現出稀有的快活，笑得兩眼變成一條縫。嘴巴却露出一列潔白而整潔的牙齒，下巴也跳動的更厲害。

「我總是吃虧的。」他說時非常高興；笑得連筋肉都牽動起來，兩鬢凸出更高，「幾乎每印一次書集，我都賠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畫集、士敏土之圖……這些現在通通都送光了。」

一支香煙剛好抽完，第二支又接上去。

「先生可知道，珂勒惠支現在住在那裏？」W問。

「她現在已返德國。希特拉自然要抓他的，不過，大約已經訂有條件：不准教書，不准出版書集，只要她安分守己的做一個賢妻良母。」

「還有那位刻上敏士揮圖的梅爾德呢？」

「呵，那恐怕早已死在希特拉的仁政之下了，」他有點惋惜，他說，「我所以要翻印珂勒惠



史的版畫，獻因爲世界上的女作家只有她最前進，最值得我們介紹。現在她畫集都送完了，可惜沒閒錢來再版。」

提起蘇聯的木刻，他說，家裏雖然還收藏了不少，但苦無時間和閒錢來翻印。問他能否公開展覽，他總是搖頭，說道：

「這恐怕很困難。譬如在這裏，×××一定要和我揭骨的。」說到這裏，嗓子提得特別高，神氣也更嚴肅起來，「借用日本人青年會堂？日本領事館要來看，不成。那一次（註一）所以把蘇聯和法國的出品拉在一起，還是爲了使他們看了莫名其妙。」

他大笑起來，笑聲淹沒了一切。

因爲他說話說得太真實，太懇切，或者太露骨吧，所以每每引起聽的人的各式各樣的哄笑，而他自己也一樣無邪氣的傻笑着。

這時中國呼聲的女記者細語詩走過來，她一看見魯迅先生，就和小孩子一樣，高興的了不得，緊握着他的手，並且說了滿口中國式的套話。但即刻又沉默下來，大約她覺得自己是來選畫，應該趕緊收場，便又匆匆地跑開了。

談話稍一間斷，他總是出神地釘住壁上的圖畫，儼如天文學家觀察星球變動。

「先生以爲這陣的作品怎樣？」C問。

「自然比前進步了。但也還許多缺點，這是因爲作者閱歷不深，觀察力不夠的緣故。還毛病應該由作者自己克服，否則，就決不會有長進。譬如描繪一個人，雖至最小的部分，簡單的動作，也要仔細觀察，然後才能描得像，才能成爲一件藝術作品」

當抽完了第三支香烟，他站起來，扭了扭，帽，隨便的戴在頭上。

「看下去吧。」他跨開了穩健的步子，走近牆壁前去了。

### 三

「這是誰的呢？」他指着李禪的八十八幅的連環畫黎明。

「是李禪的。」S答。

「真是洋洋大觀！」他嘆了口氣。

「先生覺得怎樣？」C問。

「我以爲連環畫是無須乎這麼多的，」他袖着兩手環顧了四週，這時包圍着他的人更多，大家張着嘴，已往前慢慢擠，希望看見他一條鬚鬚或者聽聽他的聲音。但他生得那麼矮小，圍在他身

邊的每一個又都比他高，所以站在他後邊的幾只好伸長了脖子。

「連環畫最好二三十幅，短小精悍往往比長篇大著有力。作者應該注意到讀者，並非多產就是傑作。多產的結果往往倒是濫產，徒然耗費精力。作家應該寶貴自己的精力和時間……」

……

「刻人物刻得像中國人。不必過於誇張。藝術是須要誇張的，但誇張透了反變成空虛……」

……

「刻木刻最要緊的是素描的基礎，作者必須每天練習素描才有進步，而且觀察要準確，取材要闊和。農民是純厚的，不必把他們塗得滿臉血污，矯其造作。」

「真是奇怪得很。怎麼他（指李樺）刻的人物通通都是額門那麼低的？難道廣東人的額門都是那麼低的麼？」

他抬起頭來望了望我們，又大笑起來。

這時又來了兩位洋記者，爲首的一位帶着一撮辮子。他和魯迅先生打過招呼之後，主要的任務就是介紹他的太太給人……

「My wife」他說得非常溫和。

「唔……」魯迅先生簡單唔了一聲，胸悶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記

（註一）係指一九三三年久在子路日本青年會舉行的法俄書畫圖展會。

## 懷魯迅

郁達夫

真是晴天的霹靂，在南台的宴會席上，忽然而聽到了魯迅的死！

發出了幾通電報，會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個澡，吞了兩口飯，跑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遇見的只是真誠的臉，熱烈的臉，悲憤的臉，和千千萬萬將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與緊握的拳頭。

這不是尋常的喪葬，這也不是沈鬱的悲哀，這正像是大地震要來，或黎明將到時充塞在天地之間的一瞬間的寂靜。

生死，肉體，靈魂，眼淚，悲嘆，這些問題與感覺，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魯迅的死的彼岸，還照耀着一道更偉大，更猛烈的救光。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羣；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

愛戴，崇拜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尙可以有爲，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魯迅的靈柩，在夜陰裏被埋入淺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現了一片微紅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 魯迅——民族革命的偉大戰士

胡愈之

魯迅先生死了！這不僅是中國文藝界的損失。這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一個大損失！

十月十九日清早，魯迅先生在上海高塔路寓所逝世以後，數小時內，消息就傳遍全世界各處，國內的報紙，都用顯大的篇幅，登載消息和追憶文字。十月二十、二十一兩日，到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達萬人以上。其中包含着國籍不同，地位不同，階級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的一切人們，都一致表示敬仰和哀悼！

這是因為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作家的緣故嗎？

是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否認魯迅先生在现代中國文壇的領導地位。甚至在思想上，行動上做視魯迅先生的，以及魯迅先生所痛恨的那些人們，也不能不承認魯迅先生的作品的藝術，在中國文學史上，起了劃時代的作用。魯迅先生的創作態度是十分的嚴嚴的。魯迅先生在藝術上絕對不容許和庸俗作家，庸俗批評家，有一絲一毫的妥協。魯迅先生代表着中國的前進作者羣，但

是魯迅先生的作品的愛讀者，却決不以前進的羣衆爲限。魯迅先生的文藝影響，普及而且深入到一般的文化生活中。魯迅先生所創造的人物典型，如阿Q等，已成爲一般人所熟習的常識。從這些事實就可以看出魯迅先生是個怎樣偉大的作家啊！

但是如果說魯迅先生是現代中國一個偉大的作家，那是不夠的。與其說魯迅先生是個偉大作家，却不如說他是一個更偉大的民族革命鬥士。而且也正因爲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革命鬥士的緣故，才成就了魯迅先生的文字創作上的無可比擬的偉大！

爲了保衛民族國家而百戰疆場，馬革裹屍的，是民族革命的鬥士，爲了人民大眾的幸福，犧牲一切個人利益，堅苦鬥爭，不屈不撓的，是民族革命的鬥士。但是爲了被壓迫民族呼號吶喊，爲了正義自由抗爭到底，以及在黑暗中，執着思想的火炬，奮勇前進不妥協不投降的，也是民族革命的鬥士。

我想，把魯迅先生稱爲「中國最偉大的民族作家」是十分恰當的。因爲真正的偉大的民族作家，一定是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代言人。從整個中國文學史看來，能够深刻理解人民大眾的痛苦和要求，能够真正表現一個偉大的民族的喜怒哀樂，而且能够代表着他們，向一切民族敵人，作不斷的抗議和思想鬥爭的，這樣民族作家，除了魯迅先生，幾乎再找不出第二個。在我們的長



久的歷史中，儼多着輝煌的文學天才。但是直到現在為止，所以文人墨客，都還不過是代表少數的思想 and 情感，而和人民大眾，都是遠隔開着一條鴻溝。唯有魯迅先生却是溝通這條鴻溝而和人民大眾接觸的第一人。所以如果中國真有民族作家，魯迅先生就應該是第一個。

不過把魯迅先生看作只是表現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的偉大作家，那依然是錯誤了的。魯迅先生在創作上的成就，不僅是在消極地表現人民大眾的情感和要求，而在積極地指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方面。換句話說，魯迅先生不僅是人民大眾的代表，而且是被壓迫人民的導師。他在思想上，創作上，領導勞苦大眾，走向正確的光明道路，以求達到民族解放的最後目的。魯迅先生的作品，雖然大胆地暴露了一切人生與社會的黑暗面，但同時也指示了光明的未來世界的憧憬。他是疾惡如讎的。但是傷感和失望的情調，却是他的作品中所找不到了。正因為對於民族革命的正確方向，有特殊的敏感，所以他是永遠不會消極悲觀的。也就由於這一點，民族思想家的魯迅，才和國際主義者的魯迅統一起來。

天才使魯迅先生成了一個偉大藝術家，而熱情使魯迅先生成了一個勇敢鬥士。實奮鬥起來，魯迅先生的熱情，比他的天才更可寶貴。魯迅先生決不假許多庸俗作家，以造戲作家的地位，當作了創作的目的；相反地，他是爲了鬥爭而創作。沒有一篇創作，不是爲了鬥爭的。離開了鬥爭

生活，就沒有創作生活。魯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晚年所作的，以籍感佔最大部分，就是因為籍感一類的形式，更適合於作爲思想鬥爭的工具的緣故。用了一支毛筆，給世間的妖魔以無情打擊，讓被壓迫的人民抬頭，這是魯迅先生的唯一創作目的。至於要使自己成爲一個大作家，却絕對不是魯迅先生所企圖的。一切的偉大的作家，原來都是爲鬥爭而創作。至於爲了創作而創作的作家，却從來沒有成功過。

離開作品來說，魯迅先生的人格的行動表現，也不難爲一個民族革命的英武鬥士。三十年之間，魯迅先生爲了民族解放而鬥爭，沒有一個時候鬆懈，而且也不會向敵人退讓過一寸。雖然有人說他固執偏狹。但是對敵人的固執偏狹，就是魯迅先生的偉大。這是一切鬥士應有的性格，可是在中國智識分子中間，却就難能可貴了。

民族革命的偉大鬥士魯迅先生死了。但是中國民族革命的怒潮，受了魯迅先生的思想的推動，却要繼續高漲着。中國不亡，魯迅先生也是永遠不朽的啊！

十月二十日

# 巴比塞·高爾基·魯迅

林煥平

連日陰天，十七日起，下着蕭條的秋雨；風雨從太陰徐徐地移動；氣象台頻頻放送着這樣的警報……寂寞可怕的感情，不知不覺中沁着我病弱的心房。陰勢迫來，翻開第二面，一張非常熟悉的照片映上我的眼簾；

「魯迅氏逝世」

支那文壇的巨匠」

啊！魯迅先生逝世了！十九日午前五時二十五分於上海高路大陞新村的自宅逝世了！我突如茫然若失，房裏十五支光的電燈，像被淒涼的秋風吹熄了的蠟燭一樣，失了光彩。祇見一個身材瘦削矮小，穿着朴素的土布長袍上唇幾根粗硬的鬍子充分顯示着性格的堅實，兩目炯炯有神，搖佈着尖銳的電光的影像，在我的目則晃動……

啊！從此我還誰看到他底真影嗎？

離年巴比塞客死莫斯科，使我們感到無限的哀愁與憤懣。今年六月十八日午後三時，我們又失了唯一的導師高爾基，便連在悲慘的深淵裏療養着的我，體溫由平溫增至三十七度一分。現在魯迅先生離開我們了，永遠地。這怎能不使我們悵然若惜，潸然掉淚！

巴比塞，是激進激尾的國際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與一切愛國主義的藝術家相反地，公然舉起反戰的旗幟，適合一切進步的文化人與民衆，爲和平與人類文化而鬥爭。大戰終熄後，也始終一貫地爲着人類社會之歷史的發展、及維護他所愛好的國度而不斷地奮鬥。到頭於前年在莫斯科完結了他的光榮的鬥士的一生。

高爾基，從學徒，伙計，船夫，搬運夫，掃除夫，鐵路人員，書記生等艱難困苦的一「底層」裏，跟着俄國新興階級的成長而成長，一八九二年發表處女作馬加爾條特拉，一九〇六年發表母親，一躍而爲世界文壇的寵兒，與烏里安諾夫成親交，共行動，到臨終爲止，作爲藝術家，作爲革命家，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文化建設，給予最大的貢獻，戴着新興階級的文化與文學的鼻祖的榮冠而長眠。

魯迅先生，也是以貧苦的醫生，跟着我國社會現實的進展而進展，以最結實不拔的鬥士精神，衝破「脚光太忙了，沒有執筆的時間」（意述魯迅先生警句之一）的困難的客觀環境，對我國

新文化運動，常熱心地給以親切的指導。終至如高爾基一般，在不遇之下，被結核菌奪奪了他底寶貴的生命。

正如巴比塞之死，不僅是法國的損失，高爾基之死，不僅是蘇聯的損失，是全人類的損失。魯迅先生之死，也不僅是我國的損失，同樣地是全人類的損失。不但是世界各國的藝術家，學者及一般民衆，痛掉他們的死；太陽都披上黑點弔悼高爾基底尊貴的去世，天哀惋不絕地洒了幾天眼淚，弔悼魯迅先生的「死靈魂」！

魯迅先生「五四」以後的新文學運動，把着堅決的意志與熱情。以人道主義的現實主義者的態度和手法，製作了彷徨，吶喊，野草等優秀的作品，特別是創造了阿Q的典型，在我國文學史上劃出鮮明的時代。同時寫了許多雜文，以尖銳的觀察和筆法，諷刺和暴露了當時的社會現實。

一九二五——二七時代，魯迅先生已徐徐地踏着堅實的道路走來。到一九二九年——三〇年頃，魯迅先生已發展到了他底人生的最光榮的階段，從這前後起，他已經不執創作小說的筆了。然而，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他在這時期給我們留下來的最尊貴的業績。那就是盡他全部的精神，翻譯了許多藝術論的書籍，不但是給我國的新美學奠下穩固的基礎，對全思想界和創作界，都給予

## 最大的影響。

一九三二——三三年頃，以甚不自由之身，用許多的筆名，發表了無數的雜文，積極而直接向醜惡的社會撲擊，劃出許多時代的典型，給未來的歷史家留下珍寶貴的史料。

二四年後，盡全力於翻譯，辦譯文，對於接受外國文學遺產，盡了比任何人都要偉大的任務。不但如此，魯迅先生還常站在文化運動的先頭，領導着全國的激烈的文化鬥爭。對一切後進的青年給予最親切熱烈的指導。對各種具體問題的討論，如文藝自由論爭，國防文學論爭等，都給與具體的指示。只可惜在後者的論爭中，因負重病，不能暢所欲言，在問題未會十分明朗化之前，已慨然逝世。

魯迅先生最使我們感佩不已的，是使他完成上述的偉業的他底精神與人格的偉大！他是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者。他不虛張聲勢，不高談闊論。跟着時代與社會的前進而前進。走到那裏就那裏，永不回頭，數十年如一日，在槍炮與血雨的恐怖之下過着悲慘的生活。世界上無數的藝術家，其抱有這樣的偉大人格者，不過是法國的巴比塞，羅曼羅蘭，蘇聯的高爾基，和我國的魯迅先生等寥寥可數的幾人而已。他在國內國外都被激為中國的高爾基，被推擁為現代中國文學之父。

，絕不是偶然的。

巴比塞客死莫斯科；蘇聯的民衆捐了大筆款子給他建了一個偉大的墓碑，於月前才除墓。高爾基死了，舉行在政學史上空前絕後的盛大國葬。我國的魯迅先生呢？

我們的心頭不禁湧上無限的寂寞的辛酸！

蕭條淒切的秋雨還在下着，暴風雨還在太平洋裏向北移動，無限的淒涼與悲切森然映着我們的心頭！在這風雨欲來的時候，我們含淚送着魯迅先生歸去時，我們應該如何深思故人壯烈的過去，踏着故人走的最堅實的道路，打起如故人一樣的意志與精神，繼承故人未完的偉業，完成故人的理想啊！

秋晴即在明天。氣象台這樣豫報了。

（十月二十日）

# 傳魯迅先生

傅東華

魯迅先生是世界的人，他的一死，使國際的精神陣容起了動搖，顯然是世界文學史的一個事件。所以這事在任何人身上引起的反應，無論是悲憤或是痛快，實在都不會有多大的意義。

但是，也請容許我講幾句私話。

第一，本刊之得以成立，魯迅先生是主要的奠基人，本刊之得以維持將近的四年生命，當然也全仗魯迅先生繼續的贊助。所以我以本刊同人之一的資格，應該首先代表本刊歷來的讀者對魯迅先生表示深切至誠的哀悼！

這話已經够私了，然而我不得不已於表白的私情還有更私於此的：

是去年秋初，秋老虎正在肆虐的時候，兒子浩進學校纔一星期，突然被送回家來。是病了，熱度已過四十，沉迷時甚至昏語。請了幾個醫生看過都不得要領，最後纔斷定是正傷寒，非送醫院不可的。當時有人提起北四川路底的隔民醫院，當去托魯迅先生介紹，（因曉得他和隔民的院



長認識)。魯迅先生表示非常關切，立即在烈日灼晒之下親自步行到醫院接洽一切，並且親自陪同院中醫生遠道到我家來先行診視。進院之後，他老先生又親自到院中去探問過數次，並且時時以醫藥上和看護上必要的指導。現在，我的兒子依然健昂昂的在學校讀書，而他老先生的渣然長逝却不會帶去我們一絲一毫的憂慮和關切！他老先生以那麼大的年紀，那麼忙的寫作生活，又在那麼大熱的天氣，竟肯爲了一個和他並無密切關係的十七歲的青年操那麼大的心，用那麼大的力，而他自己的死耗却要等隔了十小時以後的晚報纔帶給我們，這是多麼使我們難堪的情景啊！——我們的心是將永遠沉重下去了。

所以，誰要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成分裏只有「恨」而沒有「愛」，我就和他拚命！誰要把魯迅先生的哲學解釋做唯恨哲學，我就永遠痛恨那個人，我就斷定他自己纔是個唯恨哲學者！因爲，你看，一個唯恨哲學者是能這樣愛我的兒子乃至於普天下人的兒子——青年們——的嗎？一個唯恨哲學者的死是能引得近萬的並不認識他的別人的兒女去對他的遺體表示哀悼的嗎？

也有人說，魯迅先生是「憎愛分明」的，這話我可以相信。但是他們並不會說明魯迅先生所憎和所愛的界線是怎麼的劃。關於這，我以我兒子的事件做根據，敢冒昧供給一個補充的說明：

魯迅先生所憎的是他自己那個世代的人，乃至於在他以前的一切世代的人。所愛的是在他以

下的一個世代的人，乃至於老萊子的一切世代的人。這個假定，證之以我兒子的事情，似乎能自圓其說。因為，魯迅先生對於我本人，我自己明白，是情的成分居多，或許只有情也說不定；然而事實已經證明，他決不能情我而連帶情及我的兒子；相反的，魯迅先生之愛我的兒子，實比我自己愛他更甚。因為他的愛他是帶主義的，是作為時代的兒子之一面愛我的；我的愛他則只出於私情，只作為我自己的兒子而愛。

魯迅先生對於他自己的世代，即使不完全是情，也大概情的居其多數。這在他那辛辣寡情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例證，可無庸詞末細述。關於這種態度，我的解釋的解，是在他已那個世代的人，魯迅先生大概以為都有權利和能力可以自愛的，然而竟多不肯自愛，於是魯迅先生認為只配愛人的情了。至於那種不情亦不變的漠然態度，在魯迅先生所曾加以「聰明」一考語的那班人當中，自然是一種自得其樂的處世妙法，然而在敏感的詩人氣質的魯迅先生，這是最萬萬不可能的。

對於下一世代，就是我兒子所屬的那個世代，魯迅先生是普遍的愛，或至少於溺愛。這也只消加以一個平凡的說明，是說，那個世代是魯迅先生的希望的唯一寄托。事實上，那些和他影響的下一世代人當中，或許不免有幾個曾經使他失望，然而魯迅先生並死不肯領受這種失望給予

自己的情形。對於魯迅先生的這點固執，我們當日命是「聰明人」時，難免要感到可惜，但至今蓋章論定，總不得不承認這正是魯迅先生的萬不可及的偉大處。因為，假使他的愛不那麼「普」，不那麼「溺」，又何至會愛到我的兒子身上來！

兒子出院後、我會寫信給魯迅先生，說兒子得慶更生，全靠他的力，並請他指定日期讓我率領兒子去城門道謝。沒有回信，而兒子亦始終未去道謝。及今回想愧汗浹背，因為我覺得自己太卑鄙了——他老先生那裏受得盡這多的謝！

得到噩耗，我當即寫信給我在校中的兒子，大意是：

「你總已經得訊，去年那麼出力將你從死神手裏奪回來的魯迅先生，現在他自己突然被死神劫了去了。我不曉得這消息在你的感情上激起怎樣的反應。總之，你即使不曾享用過魯迅先生所供給的精神的糧食（我知道你還沒有能力去享受），也應該記得你的生命的再造，是魯迅先生出過大力的，而天底下那有比生命更可寶貴的東西呢！你竭誠的哀悼罷！你竭誠的追念罷！」

事實上，他向學校請了半天假，去對魯迅先生的遺體行了三鞠躬——如是而已！

魯迅先生之死來得這麼真正的「溘然」，使人不及彌補平日對他的疚憾，那倒也還可以因其太溘然而自想自解。至於今年暑中，魯迅先生的病耗盡人皆知，而我也竟不會去省問過一次，又

將何以自解呢？我的心將永遠沈重下去了！

然而留下這一點重也好……留着這一點沈重永遠做我自己的懲罰罷！

## 難言的隱痛

林漢秋

聽到魯迅先生的死耗，正如在無邊黑暗中隨着唯一明星的毀滅，使我感到難言的隱痛，極度的悲傷。

由於這顆星的毀滅，我們文壇失去了最光輝的領袖，青年作家失去了最親切的導師，東方半殖民地的文化戰線上失去了最勇敢，堅決的戰士：這是怎樣的一個損失呢？

雖是五十六歲的老將，但那一個青年戰士握有這樣鋒利的藝術武器，抱有這樣堅定的戰鬥決心，富有這樣猛烈的戰鬥熱情呢？在我們的文壇上。

永遠渴望着光明和自由，永遠成爲被壓迫大眾的辯護士，百折不撓，至死不變，這不是先生千古不朽的偉大人格嗎？當我在蘇聯新聞片上看見千百個花園圍繞高爾基的身軀，萬千大眾構成送葬的行列的時候，我不禁聯想到這位「中國的高爾基」——當光明的使者趕走了中國黑暗的惡魔的時候，魯迅先生的死亡也許會引起類似的場面吧？」料不到先生竟在這黑暗的黑暗中悄悄地長

逝了。

親愛的朋友們，偉大的先生死去了，我們後死者應該怎樣呢？

## 魯迅先生與新書業

許欽文

魯迅先生是我國新文學的先驅；他的作品在文化史上劃下了不可磨滅的條痕，都是大家所共認的。爲着抗暴扶助，他奮不顧身的鬥了一生，成了偉大的戰士，也已用不着在這裏多說。

在揮着大刀闊斧同惡勢力猛烈的鬥爭中，魯迅先生，同時還慘淡經營新書業，這或者還有些人不會注意到。

所謂經營，自然只是指導與扶助。純粹的新書業，可以說是由北新書局開始的，其次在未名社，都是以魯迅先生的著作爲基礎而逐漸發達起來的。

雖然因爲主持的人，有的死了，有的須做更重要的別項事業，未名社已經中止出書；但在文化界的影響，將永遠存在。北新書局，固然正在增長不已；而且多少新書店，直接間接，都是受了這書局的影響而成立的。

在總體上，只要登着魯迅先生的文章，銷路就可以保險。只要有兩種着魯迅先生的書：開起書

店來統總可以發達；所謂「文壇權威，」並非沒有道理。但這只是後來的事情；當初，有了版稅他不拿，用在印行別的書籍，他自己仍然節衣縮食。

如今上海的文化樹上，新書業的店舖比舊店多得多；雖然新書業者，不能像幾家舊的大書店的使用特殊手段推銷，可是活躍得很，前途是很遠大的。這些新文化的一朵朵的鮮花，由魯迅先生開始培養起；飲水思源，我們應該紀念他。

不過說，新書業與文化的進展有着密切的關係；蓋棺論定，我國新書業得有目前的現象，好像也該算作魯迅先生的功績，不過我們，不能把事情看得很簡單。

魯迅先生初次作稿的時候，是投到某大書店裏去的，可是不收；寄去，退回來；再寄去，又退回來；因為他的文章富於革命性，而大書店只知道墨守成法，而且文藝作品，重在創造，表現的方式是力求新穎的，而一般編輯的人，腦中只有幾篇古文的格式，不符成見就認爲不對，因此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等到退寄了的稿在別處發表，已爲許多讀者所歡迎，還以爲是怪事，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太淺。

在井底蛙主持的地方不能謀發展，魯迅先生才另覓途徑。那麼他的培養新書業，實在是不不得已的。文學的宣傳，在同等勢力的作戰士，只是武器之一；要出陣得先自己打刀鑿劍，要奮在陣



先已開墾港土，魯迅先生太苦了！

然而，只要有魯迅先生的精神，不怕新書店老大起來：新書店老大以後，可以再另開新書店。

雖然由於不得已，魯迅先生，總也已經附帶的養下了個新書業的孩子。在這工作中，李小峯君及其夫人李漱六女士，都是非常得力過的助手；他們時常弄得滿頭油汗，當北新書局初在北平翠花胡同成立的時候；我看得很感動，留着深刻的印象。

# 紀念青年的導師魯迅先生

劉 寧

——用魯迅的青年精神來完成民族解放的事業——

我們進步的青年都是從魯迅出來的。如果當做一個對於封建道德的消極反抗者的我們，是從郁達夫來的；當做一個英雄與羅曼的謳歌者和未來世界的憧憬者的我們，是從前期（指一九二七年以前）郭沫若來的；那麼當做一個堅定的戰士（具有向一切惡勢力挑戰，不屈地爲了真理而鬥爭的品德，）的我們是從魯迅來的。我這樣說，非但沒有看輕前兩個作家的意思，而且恰正相反是十分推崇他們的，因他們都曾經一時期地影響了中國的青年。但是像魯迅那樣無比地偉大，那樣無比地廣泛地作用於中國的青年思想並沒有第二個作家敢企及的。

在五四以後的苦悶期中，郁達夫的作品曾經得到了一部份失望了的智識份子的歡迎；但是青年們是不甘長此『沉淪』下去的，他們有夢的追求，英雄事業的渴望，於是在女神和星空的作者

用詩人的狂浪高歌時，他們熱烈地接受了他。但是當他們更進一步地接觸到現實的問題時，他們發現了他們需要明確的認識，堅決的信仰，冷靜的頭腦，和對於一切惡勢力不可調和的鬥爭精神。這一切偉大的品德，都是別的戰士個別或全盤地具備的，然而只有在魯迅一身，牠們是統一起來，集中起來了。

不論在那一個學術領域裏的青年，只要他肯向上；不論抱那一種信仰的青年，只要他肯前進，都受了魯迅莫大的影響。這一個老人的影響如同一個包羅一切的網，每個上進的青年都和牠發生直接和間接的聯繫。這正如同我們的胎毒一般，即使被剪斷了，我們始終是和那個母體——魯迅的影響——分不開的。

我們研究社會科學的青年和我們導師的關係雖然不及文學青年那樣深；我們社會科學青年雖然沒有文學青年那樣的幸運得到他許許多多的教誨，但是魯迅的精神同樣地指導我們；魯迅的戰鬥，同樣地鼓舞我們；魯迅的努力同樣激勵我們——爲了更善更美的中國，爲了更善更美的社會奮鬥！

我們的導師的一身是爲了祖國的解放和同胞的幸福而奮鬥的。正如他的自傳中所說，他的努力完全是爲了他的國家和同胞。從自然科學到文學，他嘗試着找各種的工具爲他的武器，而他的

的戰鎗找到爲一件最適合他的武器——文學。看，他是如此無比地鍛鍊了他的武器，如此無比地揮舞着他的武器；這樣他挺身於這個戰鬥的世界，用榴榴槍一般的筆向敵人投去，他對於敵人永遠是殘酷無情的！

我們青年人應該學習魯迅的獻身和鬥爭精神。我們也不是爲了寫作而寫作；我們雖然選擇了不同的武器，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文學或藝術，但我們都抱有一個偉大的目的——爲祖國和同胞服務。

我們獻身於這個偉大的事業，我們就免不了鬥爭。像我們的導師一般，我們要揮舞我們各種各樣的武器，向敵人撲去。沒有一點妥協，沒有一點寬容，沒有一點情感；這些東西用來對待敵人那是罪惡。

魯迅給我們許多東西學習。這是太多太多了，我們沒有方法可以一一例舉。但是我們能指出最主要的。

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青年精神，他雖然被稱爲「世故老人」，但他真是比我們青年還要年輕，郭沫若先生說，魯迅比他年輕，就是我們二十多歲的青年也覺得，他比我們年輕，因爲他比我們更有朝氣，更有鬥爭的精神。我們要學習魯迅，學習魯迅的青年精神！

我們要學習魯迅仇視市儈主義的精神。和一切偉大的戰士一樣，他對市儈主義是深惡而痛絕的。無論在敵人或自己的隊伍中發現可鄙的市儈份子，他都是不容情地攻擊的。魯迅鄙棄空頭文人和藝術家，更痛恨投機的無氣節的革命家。魯迅是殘酷無情的，但這只是對於敵人和冒充友人的敵人。所以他決不如更的人的想像那樣冷酷；而是因為他做了一個時代的戰士，所以對於敵人他是一個不可征服的，頑強的高尚；對於友人，他是一個最嚴格的，最澈底的自我批評的執行者，他叫我們青年不做空頭的文學家藝術家，更叫我們不要做投機的「革命者」。我們要做一個切實的人，切實的戰士。

我們更要學習他不斷學習的精神。魯迅先生是永遠在前進的。數十年來他經歷了多麼長的路程，以我們渺小的青年那能從頭看到他的進展的終局。這只有偉大的峴崙山可比，牠從葱嶺出發，經過了整個中國的幅員，而達到海峽；這時候在凡眼看來牠的路程似乎是終結了，然而誰知道牠竟然疲過了滔滔的大海，向更遠的目的前進。魯迅一生的活動橫貫中國的文學運動，現在他似乎到了一個止境，然而不，他的事業是沒有終結的，將經過無數無數的世紀由我們青年和我們後代承繼下去。

爲什麼他能不斷前進呢？因爲他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進步。在這個苦難的時代，在這個動亂

的時代，多少人曾經前進過，而終於停止了！多少人曾經前進過，而終於後退了！多少人曾經前進過，而終於背叛了！更有多少人間歇地前進和後退着！只有魯迅是永遠踏着堅定的步子鞏固地進步着，一步跟着一步沒有間歇，更沒有後退，而是愈來愈快地跑在大眾的前頭。時代的前頭！

我們青年人要不息地前進，但是我們不是在平地上前進的，我們猶如在逆水上行舟，迎着撲面而來的巨浪向前攻去，那麼我們只有像我們的先師一般去努力學習，而且也像他一樣一天比一天進步一月比一月進步，一年比一年進步，直到我們達到了一個永久鞏固的地位，我們還要學習，還要進步，像我們的先師一樣。

魯迅的一生是不斷的工作了一生：自從他離身給祖國的事業以來，他總是在努力着，勞作着，消耗了他的健康，絞出他生命的力量，直到最後的一滴。所以在二十多年的勞績中他才能完成那麼多，建設那麼多。他不單是中國新文學之父，不單在才開墾的新文學的園地裏，培植了那樣偉大，那樣光輝的花朵，使他在中國文學運動史上有了一個不朽的地位，而且他是最忠實的西洋文學的介紹者，他把外國文學寶貴的成果移植到我們的園地裏來，使得他更加豐富更加繁榮。他更是許多新興藝術的培殖者，版畫是由於他一手介紹才在中國發展的。中國全體的青年木刻家都在他的指引下產生出來。他不倦地勞作着，直到病重的時候，他還在埋頭工作，就在他最後的日

子中，他完成了許多優秀的散文，這些東西加在他全盤的事業中都像一切偉大的藝術家的「最後的筆觸」那樣重大，那樣完整。直到最近，他還完成了一個工作編成了另一個文化戰士的一個選集。在他的一生中，他是不知道休息的，爲了他的同胞和祖國，爲了他的民族及其文化，更爲了全人類，他沒有一刻貪圖安逸，沒有一刻想到休息，而現在他把他的一切全部貢獻出來了、

我們的民族正需要這種不倦的勞作，牠的苦難是更多了，需要無數青年的學生的努力去解救。牠的恥辱是太深了，需要無數青年不停的奮鬥去洗清。我們青年人是難以担負得起這個重任的，除非我們學習魯迅的榜樣，像他那樣用盡精力，盡心血，來實現我們的事業。所以我們要學習我們導師對於我們的同胞，我們的祖國，我們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總之，我們應該從他學習的是太多太多了。我們青年在努力使「大我」和「小我」更善更美。眞真的事業時候，我們要時刻紀念着我們的導師，我們的先生，只有他做了我們這般光輝的榜樣！

啊，我們幼稚的青年，當我們在先師的指導下努力的時候，我們已經感覺到自己的淺薄，自己的幼稚了。現在我們失去了他，不再有他的正確的指導，不再有他有力的鼓勵，我們將覺得自己多麼渺小啊！

然而，我們不能失去對於他的信心，因為他給我們留下來的已經够多够多了。從那裏我們將得到無限的教訓，從那裏我們將得到無限的鼓勵，從那裏我們將得到無限的指示。我們將遵從他的指導繼續奮鬥下去，而不失却我們的胆力！

在我們的前面是比我們先師所遭遇過的鬥爭更要猛烈的惡鬥；在我們的前面是比我們先師所經歷過的時代更爲艱難的時代。如果我們青年要不負先師的遺志，不負他一生的奮鬥，我們只有用他的戰鬥精神來完成民族解放的事業！

我們的民族將永遠驕傲有魯迅這樣一個戰士，我們的民族將永遠認爲光榮，有他這樣一個工作者爲牠不息地勞作。牠需要他，而且正是需要他努力的時候，他別去了！這是我們全民族的損失，尤其是在這個苦難的時機，更是不可數計的損失。我們青年人即是有這個雄心來補救，但我們的力量一時怎能負得起呢！

但是，朋友們，用我們集體的力量，我們將能够努力負担起的，我們從魯迅來，我們必須做魯迅式的戰士，用魯迅的精神來鬥爭！

魯迅去遠了，但他打出來的一路仍在我們面前！

我們要用魯迅的精神來完成民族解放的事業！



## 記魯迅先生軼事

蔡元培

魯迅先生去世，是現代文學界大損失，不但我國人這樣說，就是日本與蘇俄的文學家也這樣說，可說是異口同聲了。魯迅先生的事迹，除自傳外，各報發表的也不少，無取乎複述。我現在記他的幾件軼事。

三十年以前，我在德國留學的時候，覺得學德語的困難，與留學東京的從弟國親通信時，談到這一點。國親後來書，說與周豫才豈明昆弟談及，都說「最要緊的是有一部好字典」，這是我領教於先生的第一次。後來國親又寄給我或外小說集一部，這是先生與豈明合譯的，大都是北歐的短篇小說，譯筆古奧，比林琴南君所譯的，還要古奧；止要看書名「域外」寫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時候對於小學的熱心了。

先生進教育部以後，我們始常常見面。在南京時，先生於辦公之暇，常與許君季青影抄一種從圖書館借來的善本書，後來先生所完成的有校訂本國中散大夫嵇康集等書，想就是那時間工他

的計畫了。

先生於文學外尤注意美術，但不喜音樂。我記他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教育部廢去舊的國歌，而恢復卿雲歌時，曾將兩份歌譜，付北平的中學生練習後，在教育部禮堂唱奏，除本部職員外，並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細聽，選擇一份，先生與我均在座。先生對我說：『我完全不喜音樂』。我不知道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否把『懂』字看得太切實，以爲非學過音樂不可？還是對於教育這種辦法，不以爲然，而表示反抗？我後來沒有機會問他。我知道他對於圖畫很有興趣。他在北平時已經搜集漢碑圖案的抄本，從前記錄漢碑的書，注重文字；對於碑上雕刻的花紋，毫不注意。先生特別搜輯，已獲得數百種。我們見面時，總商量到付印的問題。因印費太昂，終無成議。這種稿本，恐在先生家中，深望周夫人能檢出來，設法印行，於中國藝術史上，很有關係。先生晚年提倡版畫，印有殷珂勒惠支和E蒙克版畫選集等，又與鄭君宏合選北平南紙舖雅馴的信箋印行數函，這都與搜輯漢碑圖案的動機相等的。

先生在教育部時，同事中有高陽齊君，對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職後，齊君就聲明辭職，與先生同退。齊君爲人豪爽，與先生的沈毅不同；留德習法政，並不喜歡文學，但崇拜先生如此，這是先生人格的影響。

# 偉大的民衆祭

雁月

——魯迅先生喪儀速寫——

一顆燦爛的慧星——魯迅先生，在真理臨生前的黑暗時代裏殞落了。

他殞落在熱烈悲壯的犧牲年代，他殞落在最初的同時是最後的大搏戰開始的時候，他殞落在中華民族的兒女們起來爲祖國戰鬥的時候。

在這樣一個時候，他殞落了。大衆的隊伍，從此減少了一個勇敢的聰明的偉大的鬥士。始終照耀着大衆前路的慧星，從此失去了他的光芒。黑暗又在那兒，迷惘着大衆的眼簾。

還記得：在大衆苦痛的時候，他是一個超人的歌者；在大衆呼號鬥爭的時候，他是最響亮的號子；當大衆急遽前進的時候，他是一個照耀宇宙的明燈；當大衆追求真理的時候，他又是真理的嚮導。

當真理還在那遙遠昏暗的血河彼岸時，他已在血河上閃閃發光了，用他藝術的巨腕，描繪出真理的美麗圖騰，但大眾向這光輝前進時，他又消逝了！

啊！逝去了，這樣的一個人逝去了。

這樣的一個人逝去了，使得大眾震驚哀痛，使得大眾茫然若失，失去這樣一個親愛的戰友和指導者。大眾將怎樣紀念這位巨人的業蹟呢？

我默默的追憶着這位人格超人，精神偉大的藝術巨人，我簡直不想信他會忍痛離開戰鬥着的大眾，他會忍痛讓魁燭燭猶滅，他會忍痛不見到他的新國家。但是當我看過他那慈祥的遺容走出沉悶的寢房後，我的心便安定了。我的心沉重，沉重得像是一塊鋼板裝在肚子裏一樣。事實是很明顯的，他是真的死了！今後再也不會看到我們的魯迅先生了。這是多麼大的一個損失啊！

我茫然地站在院子裏，漫無目的的想着，我不知道該想些什麼好，我也不知道不想什麼好！世界對於我像是毫無關係。儘管秋風蕭蕭，人聲嘈雜，但是毫不能打斷我的沉哀念頭，悲愴的情緒。這樣的一個人竟逝去了。

我毫無心緒的瀏覽那些不同的輓聯，我一句也沒有而且不願記它們。

——這是什麼用處呢——

是的，這些都不足以表示他的偉大，也不能夠表示出我們對於他的景仰和紀念的價值。

在這沉痛的空氣中，時光分外加快了它的速度馳騁，魯迅先生不僅已死亡，而且快要入土了。不知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也不知在什麼意念的驅使下，我背了一只大花圈，跟着人海擁出萬國殯儀館的大門，像是一個機器人，毫無知覺的站在馬路上的人叢中。馬路上的人，像沙漠裏的沙粒被風吹着一樣，滾滾滾去。而我却站着不動。

民衆歌詠隊在個小弄堂內，正練習「魯迅先生輓歌」，悲壯的歌音在沉痛的空氣中彷彿蕩漾是大衆的哭聲。在這洋溢著歌聲的空氣中，西捕和印捕騎着卡車或大馬，揚武耀威地巡察着紀念魯迅先生的大衆，這爲得是什麼呢？難道非這樣就不足以表示他們征服半殖民地的威風嗎？我們的魯迅先生是死在這極一個恥辱的國度，這不能不說是他的遺憾吧！真的，爲什麼，不再等等像高爾基一樣死去呢？我們的魯迅先生！

不，他是死了，他再不會和我們見面，和我們一同戰鬥了。

送喪的隊伍移動了，輓聯隊，花圈隊，輓歌隊，和大大小小的送喪的大衆移動了，向禮堂。生不分屈級，臨死還要鬥每一約戰士爲人嚴峻教鞭的教者。

在送喪的行列中，不僅有能戰的青年男女，不僅有鬚髮蒼白的老者，而且還有天真無識的孩童。他們也懂得應該怎樣尊敬這位巨人，一個民族光榮的傳播者。而所謂「代表」民意的要人們却沒有一個。在運動會上一個個大顯身勢，像這位巨人的喪亡中，他們從不會表示絲毫的惋惜與敬意。事實上，直到魯迅先生死後他們依然像這個倔強的人物。因為他永遠是站在反抗者的隊伍中，痛恨譏笑那些無恥的屈辱者。到現在他是主張救國而不主張賣國的人，這為賣國者所忌恨，乃是當然的結果。因此，魯迅先生並不以此為恥辱，反之，却是光榮的。

今天有這樣多的大眾，形成魯迅的大眾祭，實在是光榮的事情。先生在「天」之靈，亦當微笑吧！

送喪的隊伍前進着，沉重地，痛心地，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學生，工人，著作家，……合唱着一支哀悼歌，像他們合唱戰歌一樣。一同哀送這個巨人，像一同進向戰場一樣。在雜亂的靜靜的步聲中，歌聲起來了，大眾彈奏出他們哀悼敬仰的心絃。

不停的前進，大眾不停的加入。隊伍增加了，沉痛的空氣加厚了，對魯迅先生的敬仰也多了。這表示魯迅先生戰友的龐大，這表示了魯迅先生精神不死。不願屈服的人是這樣多，願意像魯迅先生一樣戰鬥的人是這樣多，這表示「中華民族萬歲！」

隊伍前進着，我也前進着，我被這六千大眾的豪情和行動感動了。有一天也曾經看過和這完全一樣的大隊，那一天是向屈辱陣營和侵略者搏鬥，而今天卻哀送一個反抗屈辱陣營和侵略者的戰士，這使得我更加痛心，使得我感覺到更是責任甚重了。

隨着漫漫的長路，一步一步加重了我的悲哀，加重了我的責任，看看他就要永遠安息，那未完的艱巨任務，需要我們未亡者更努力的繼續。

「我來囉！」一個朋友向我說了這簡短的話語之後，便加入隊伍，一同前進。

「慚愧的恨！」他補充道：「我在卡德路等着，我想省點時間，老板不讓我出來。可是，幾乎誤了這件大事！」他氣喘的說，立刻加入輓歌隊唱起來：

——他反抗帝國主義他反抗黑暗勢力，一生到老不屈，始終爲着革命而努力，哀悼……  
他滯留在這偉大的情緒中了。

我們慢慢地走着，哀送這位巨人。看見路旁停着一輛攝影車攝製這幅動人的不朽的圖畫。這幅我認比較鎮靜些，我有一個慾望，就是想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我離開隊伍，但是看不見頭尾！再離開些，也看不見；再離開些，還看不見頭尾；我離得更遠，依然看不到，看不到了，實在因爲人太多了。我的慾望，並不是在計算人數，原意是想看看魯迅先生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檢閱

獲得清潔光明自由的偉大力量有多麼雄厚。

我知道了，是無比的雄厚。這個力量，今天是哀送先生，明天便是紀念先生，是開展「魯迅運動」的力量，此後，不久就要爆發，並且完成到現在還未完成的神聖的任務。

路旁人們的手裏，滿握着散發的關於魯迅先生事蹟的條子，他們在讀着，在說着，並且在驚視着這個隊伍。一個工人，一邊讀着，一邊摸摸他面上的泥漬，問他的同伴：

「這是個什麼傢伙呢？」

「老革命！」另一個工人很驕傲的說：

這一句簡單的答語，在我的意識中，深深地印下一個烙印，一個工人，從他的口裏說出「老革命」他覺得是無上光榮的。

隊伍已把我帶到離他們很遠的地方，這兩個面影我再沒有看到。但是這印象很深很深的印在我的心上不能忘記。

當隊伍到哥倫比亞路與虹橋路的時候，大眾沉痛憤怒的情緒，再不能抑制，而終於爆發了！還是他們紀念魯迅先生真正的意念：

「紀念魯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



「魯迅先生不死，中華民族長壽！」

從隊伍的各部爆發出這些怒吼，接着「打回老家去」的歌聲也起來了。

大眾所以這樣激昂的緣故，是因為只有這樣才算真正的紀念了魯迅先生。同時，因為大炮機關槍的鎮壓，大眾的情緒實在集蓄的太多了，壓力一鬆，就要爆發，這是毫無問題的。

口號，歌聲，使這門僻的場所，變成了一座火山，沸騰的隊伍，像是在衝鋒陷陣。

不久，到了萬國公墓，門上有「喪我導師」橫聯一幅，可惜這門好像太小了，（雖然還是大門，）隊伍簡直進不完，而且擁擠不堪。把一個寂靜的墓地，竟變成喧鬧的火山口。

我站到禮堂的石階上時，纔看到這龐大的人羣：儘是人，數不清，樹叢中……一直到大門外都是人，密密層層。啊！這是多麼盛大的民族祭啊！

當靈車從人叢駛到禮堂前停下來後，有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諸先生講演。

沈先生說：「……看不到當局派的代表，有的儘是我們民族，我們就來做一個民眾祭，魯迅先生一定也很樂意吧！」

章先生說：「……這裏的人，就是一條纏綿的聯合戰線！……」民眾高呼：「聯合戰線萬歲」

！」章先生又說：「……魯迅先生的偉大，在於他替中國大眾說話，替全世界被壓迫的大眾說話！」大眾狂呼：「魯迅先生不朽，魯迅先生是大眾的導師！」章先生又說：「魯迅先生不死，只有我們繼續魯迅的事業，纔能够。要開展「魯迅運動」，便有千百萬魯迅先生產生！」大眾狂呼：「我們要開展「魯迅運動！」踏着魯迅先生的足跡前進！」

鄒先生說：「兩句話，……的無恥在於只知屈辱，魯迅先生的偉大，在於只知反抗！」大眾狂呼：「無恥的屈辱！偉大的反抗！」大眾好像忘記了這個不幸的日子，他們却氣憤填胸的怒吼，這豈是不應該的嗎？這豈是偶然的嗎？每一個人都曉得，中國大眾是無恥屈辱者和橫暴者的敵人，大眾要用行動，用鬥爭肅清他們的敵人，用勝利的花，紀念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的靈柩，在大眾震徹雲霄的口號中，移到墓地，一腔熱淚不覺擠出眼眶，永別了，我們的魯迅先生！我們給他行了最後的敬禮，唱了安息歌。安息吧，偉大的戰士，明年，我們將敬你勝利的花園，光榮的祖國。安息吧！魯迅先生，再見了我們就要走了，我們不是去別處，我們要走上戰場！

## 附錄：

### 魯迅先生傳略

魯迅先生死了！

「中國的高爾基」，「現代中國文壇之權威作家」這一類的雅號也同時的駕鶴西遊了。

凡是對於文學界稍微有些關係的人，以及對於文學稍微有些興趣的人，一聽這個消息，我想誰也會感覺到一種悼惜與悲哀的。

「魯迅」是他的筆名。他的真姓名是周樹人。他在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紹興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他的父親是讀書的；他的母親姓魯，是鄉下人，以刻苦的自修而得到能看書的學力。這時他的家境很不錯：一共有四五十畝水田，所以對於生計是用不到愁的。在他十三歲的那年，家裏忽然遭了一場很大的變化，幾乎是什麼都沒有了。從此他就同父母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裏，可

是爲了被親戚的嫌憎的緣故，落得了一個乞食的名稱，於是他很毅然的又重回到家裏，過不了多少時候，他的父親就得了很纏綿的病，約三年多，死去了，這時，他甚至連極少數的學費也無法可想，他的母親只給他籌辦了一點旅費，教他去尋找不用學費的學校，因爲她知道他是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的。——在那時候，如果讀書人家的子弟因爲家道不興而不能繼續求學，做幕友或商人實在是最普通的二條路了。

他在十八歲的那年，便旅行到南京，考入了水師學堂的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他又走出了，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了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他就決定了要學醫去，原由是爲了知道新的醫藥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結果他便進了仙台醫藥專門學校。學了二年，這時正值日俄戰爭，他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很覺得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的文藝。因此他便拋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絡繹失敗了。於是他又想往德國去，結果也失敗了。後來因爲他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他有經濟上的幫助，所以他便回到中國來；這時，他正是二十九歲。

他回國以後，就到杭州的兩級師範學校當化學和生理學的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去當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走，頗想在一個書店裏當編譯員，結果也被拒絕了。但

革命也發生，等到紹興光復後，他就任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那時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便招他去當部員；後遷北平，任了幾年，又兼任過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他在留學的時候，祇不過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他最早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當時是因爲受了他的友人錢玄同的勸告，才做了一篇文章列在「新青年」上，開始用「魯迅」爲筆名。那時候，他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

一九二五年，因爲女子師範大學發生了風潮，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職，一九二六年，張作霖快要到北平的時候，北洋軍閥所把握的執政府會列出五十位過激教授的名單，準備通緝，魯迅先生當然是其中之一。他於是不得不整裝南下，後來便擔任福建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不久輿論紛起，和學校當局的意見不合，他就離開了廈門，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擔任文學科長。又因環境不適，終於離校。一九二七年來到上海。一九二八年編「奔流」月刊，辦了一年，停刊。這時文藝界發生革命文學論戰，語絲派就以魯迅先生爲中心，和創造社對立。一九三〇年，辦「萌芽」雜誌。但不久又被壓迫停刊。同年簽名於自由運動大同盟。三月二日，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從事普羅文學的運動。一九三二年，因國難的嚴重，寫許多關於時事的雜感。最近，文藝

界有「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後一個的口號，就是魯迅先生提出並加以有力的支持的。

多從去年六月起，他就病倒在床上了。他所患的是氣管支性喘息，據醫生診察的結果是由於營養不良所致。後來又犯了胃擴張，腸胃緩，肺結核，右腦濕性，肋膜炎，心臟衰弱等症；一直到今年六月，病勢似乎更重了，於是就請了日本醫生須藤，石井，松井給他診治，後經松井醫生用X光替他檢驗，才知道他的肺葉已所剩無幾了。那是，醫生是很驚奇魯迅先生的還能活着，所以曾經說：「這是中國最能抵抗疾病的人了。」他的病雖然已經患得那樣重，但經了日醫施了兩次抽水手術，同時打針服藥，今年秋初便漸漸的好起來了。那時有人勸他去長崎去療養，又因怕舟車勞頓，結果並沒有去成。

在十月十七日的下午，因着天氣怪涼爽的緣故，他就從家裏（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館）跑到虹口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後來忽起大風，就回來，等到內山書店坐了片刻之後，他覺得有些不舒服了，便趕緊告辭回到家裏，可是到十八日早晨三時，病又發了，這個時候他還用日文寫信給內山書店的老板，叫他去請須藤醫生。這封信是很簡單的，成了他的絕筆：

老板几下：

真出於意外，從夜半又喘息起來，所以不克踐十時之約，甚覺對不起。

此刻，我覺得怪難過的，拜託你用電話去通知須藤先生，請他快快地來。

草草頓首 十月十八日

等須藤醫生去診察的時候，認爲他的病已起突變，轉爲心臟衰弱了。須藤雖極力爲他設法診治，但已病入膏肓，竟無法挽救。一代的偉人終於十九的午前五時二十五分仙逝了。

他在死之前，並沒有說什麼。不久以前，他發表了一篇題名爲「死」的雜文，自己立了七條遺囑，原來本是因病好偶然寫的遊戲之作，想不到現在竟成爲正式的「遺囑」了。他的遺囑是：

一、不得因喪事收受何人的一文錢——但是老朋友，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做遺活。但不可去做空頭的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

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可和他接近。

他今年五十六歲。他現在的妻子許廣平女士，廣東人，原來是他的學生。還有一子，名海嬰，剛剛八歲。他有兩個兄弟！一個是周作人，現任北大教授，一個是周建人，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他的母親現尚健在，住在北平，已八十歲了。



